

六家文選

WA 35

20

29

館書圖京東

貴重圖書

漢書門

文章類

別紙函

八五

二三

三〇

號

冊

架

類

六家文選卷第五十七

明治十年購求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誄下

夏侯常侍誄一首

并序

潘安仁

翰曰湛早有名譽與岳友善時人號為連璧惠帝時為散騎常侍卒

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也少知名弱冠辟太

尉府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湛早有名譽為太尉掾

掾

善本無掾字

賢良方正徵為

太子舍人尚書郎野王令

向曰野王縣令也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湛舉賢良對策拜郎

中進補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出宰野王令漢書曰何武賢良方正徵也

中書郎南陽相

濟曰武帝子東



明治十年購求

出為南陽王除湛為相也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湛除中書侍郎出補南陽相又曰秦王東武帝第三子也初封南陽王後徙封秦王

家艱乞還良曰家艱謂父母憂也善曰毛頃之選為太

子僕未就命而世祖崩翰曰僕太子官世祖武帝也善曰世祖武帝也穀梁傳曰高曰

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天子以為散騎常侍從班

列也銑曰天子惠帝也班次也言以次而春秋四十有九

元康元年夏五月壬辰寢疾卒于延喜里第嗚

呼哀哉乃作誄曰向曰延喜里名湛所居處

禹錫玄珪實曰文命濟曰堯賜禹玄珪以彰成功文命禹名玄黑也善曰尚書曰禹錫玄珪

告厥成功又曰文命敷于四海史記曰夏禹名曰文命克明克聖光啟夏政良曰啓開光大

也言禹有明聖之功大開夏之政教禹初封夏為侯遂為氏也善曰尚書曰居上克明又曰克齊聖廣淵左氏傳宋向戌曰以偏陽光

其在干漢邁勲惟嬰思弘儒業小大雙名翰

邁猶立也漢朝立功則有夏侯嬰思廣儒術則夏侯勝及族子始昌

故時稱大小夏侯之書也善曰漢書曰夏侯嬰為太僕常奉車從擊項籍班固漢書述曰世宗曄曄思弘祖業漢書曰夏侯勝字長

公少好學從夏侯始昌受尚書又曰勝從父兄子建字長卿自師事勝

又曰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顯祖曜德牧充及荆父守淮岱治

亦有聲銑曰湛祖威歷荆充二州刺史父莊淮南太守有聲謂名譽也淮水名岱山名並在淮南之分也善曰王隱

晉書曰夏侯威字季權歷荆充二州刺史史記祭公謀父曰先王

耀德不觀兵王隱晉書曰威次子莊淮南太守毛詩曰文王有聲英

英夫子灼灼其雋飛辯摘藻華繁玉振向曰英英美也灼灼

盛貌辯美辭也摘舒也藻水草有文言文詞如華之繁如玉之振也

善曰孔融薦禰衡表曰飛辯騁辭班固荅賓戲曰摘藻如春華孟子

曰集大成也者如彼隨和發彩派潤如彼錦續列素

點絢濟曰隨隨侯珠和卞和王續繡也絢文彩也言湛文章如珠

失之而貧禮記孔子曰夫王溫潤而澤仁也論語子夏問曰巧笑倩

人見其表莫測其裏良曰威儀表也德行裏也測度也善曰尚書大傳孔子謂子夏曰子見

其表未見其裏法言曰或問聖人表裏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徒謂吾生文勝則史

子其表也銑曰言湛與岳心神相照也善曰莊子子綦曰且歷少

長逮觀終始向曰逮及也善曰孝經曰夫孝子之承親

孝齊閔參濟曰承事也閔閔子騫參曾參並孔子弟子有孝行

親論語子曰孝哉閔子騫禮記公明儀問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

子曰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安能為孝

乎子之友悌和如瑟琴良曰友弟兄弟也琴瑟言聲和

琴瑟事君直道與朋信心雖實唱高猶賞爾音翰

言德高不可為偶如曲高難為唱和矣然我終復慕賞爾德音也

善曰論語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又子夏曰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宋

王對問曰曲彌高者其和彌寡曹植求自試表曰或有賞音而識道弱冠厲羽儀初升公

弓既招皇輿乃徵銑曰厲整也言整翼以為羽儀也初升為

舍人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征鳥厲疾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

為儀左氏傳陳敬仲曰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范曄後漢書曰侯

瑾州郡累召公車有道徵也內贊兩宮外宰黎蒸向曰贊助也兩宮謂從

外宰謂為野王令黎蒸皆衆也忠節允著清風載興濟曰允

載起也清風謂內外俱有美化也決央彼樂都寵子惟王

善曰胡廣書曰建鴻德流清風良曰決大也樂都南陽也寵光也善曰左氏傳延

陵季子曰決決乎大風也哉南都賦曰於顯樂都設官建輔

妙簡邦良用取喉舌相爾南陽翰曰簡選良善也喉舌

謂為南陽王相善曰尚書帝曰龍命汝作納言孔惠訓不倦

安國曰納言喉舌之官毛詩曰出納王命王之喉舌

視人如傷銑曰惠愛訓教也不倦不辭勞也視人如傷恐失所

滑曰國之興也視民如傷乃眷北顧辭祿延喜向曰自南陽辭祿故北顧

祿德薄辭祿也余亦偃息無事明時疇昔之游二紀于茲

班白攜手何歡如之良曰言二

國尚書傳曰十二年曰紀班白攜手何歡如之

人惡雋異俗疵文雅良曰寡少惡憎疵病也言小人衆賢者少是衆勝少也時俗憎病雋異文

雅之人也善曰論語子曰由居吾語汝慎子曰衆之勝寡必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疵病也大戴禮曰天子不知文雅之辭少師之任

執戟疲楊長沙投賈銑曰揚子雲才高位下爲執戟賈誼博達投於長沙此皆時俗憎疾之驗

恥居物下向曰勿以自爲高恥居人下也子乃洗然變色善曰曹子建揚德祖書曰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

易容慨然歎曰道固不同濟曰洗然迴情貌言承岳之誠迴情易容歎息而對云已

已匪我求蒙誰毀誰譽何去何從良曰蒙不知貌言爲仁者之行由已

不曲求無知之人則誰爲毀譽而何有去從矣善曰論語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周易曰童蒙求我

我匪我求童蒙又曰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楚辭曰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

莫涅匪緇莫磨匪磷子獨正色居屈志申翰曰淄黑磷薄也言萬物汚者皆黑磨者皆薄子獨不變常節於屈

而能申志也善曰論語子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尚書曰正色率下雖不爾以猶

致其身獻替盡規媚茲一人銑曰以用替廢規法媚愛也言雖不見用猶致身極

諫獻可廢否盡規法以愛天子也善曰論語周公謂魯公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又子夏曰事君能致其身國語史黯謂趙簡子曰夫

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毛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

謹言忠謀世祖是嘉

將僕儲皇奉轡承華向曰謹正也嘉善也僕太子官也儲皇太子也承華東宮門名也

漢書成帝曰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謹言聲類曰謹善言也善曰漢書曰太子家有僕上林賦曰孫叔奉轡漢舊儀有承華殿先朝

末命聖烈顯加入侍帝闈出光厥家濟曰先朝武帝也末命臨終之

命也烈明也加謂加爲常侍也闈門也卿大夫稱家

神降之吉善曰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左氏傳季梁曰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我聞積善

宜享遐

紀長保天秩良曰享受紀歲也天秩天子祿秩也善如何

斯人而有斯疾善曰論語曰伯牛有疾子曾未知命中

年隕卒嗚呼哀哉善曰論語曰五十而知天命

惟爾之存匪爵而貴善曰孫卿子曰

甘食美服重珍兼味臨終遺誓永錫爾類斂

以時襲殯不簡器銑曰湛平生頗豪侈甘食美服必極精妙

誰能拔俗生盡其養孰是養生而薄其葬向曰拔

誰能出俗盡滋味為養復誰能如是養生而能崇薄葬者言湛達死

生之分也善曰漢書曰楊王孫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及

病且終曰吾欲羸葬淮南子曰節財薄葬簡服亡焉淵哉若人縱心條暢傑操明

達困而彌亮濟曰條暢通達也傑立操志困疾彌益亮明也

輅既祖容體長歸存亡永訣逝者不追良曰輅

也言容儀體質長歸泉壤也訣永別也逝往也言此往不可追而及

也善曰周禮小喪供柩輅鄭立曰柩輅載柩車也周禮曰喪祝掌

太喪祖飾棺乃載鄭玄曰祖為行始也家語曰顯孫師有容體安

質鄭玄毛詩箋云往矣訣別之辭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望

子舊車覽爾遺衣幅被抑失聲迸涕交揮翰曰望

之車所服之衣偃抑哀憤也迸散涕淚揮下也善曰禮記曰內人

行哭失聲家語公父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婦無揮涕蔡邕陳仲弓碑

曰巖藪知名非子為慟而慟為誰嗚呼哀哉銑曰慟變

不為湛慟當使誰為之也善曰論語曰顏淵死子哭

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子曰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慟乎日往月

來暑退寒襲零露凝凝勁風淒急慘爾其傷念

我良執向曰襲及凝結勁緊也言感時遷變慘然傷於湛也良

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左氏傳張趯曰火中寒暑乃退孔安國尚書

傳曰襲因也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

又卷之六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適子素館撫孤相泣

濟曰素故也孤湛子也言適湛故館撫湛之子與之同泣也

子之館今撫孤羊舌氏叔向也已見廣絕交論

前思未弭後感仍集積悲滿懷

逝矣安及嗚呼哀哉

良曰前思謂平生所思也弭止也後感謂其孤子也仍重也逝往也言我徒積

悲懷往者何能追及也

善

馬汧督誅一首

并序翰曰馬敦為汧督為氏羌所攻執節苦戰而有汧城為州司所

嫉發憤死於獄中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汧督馬敦立功孤城為州司所枉死於囹圄岳誄之

潘安仁

惟元康七年秋九月十五日晉故督守關中侯

扶風馬君卒嗚呼哀哉初雍部之內屬羌反未

弭而編戶之氏又肆逆焉

銑曰元康惠帝年號弭息也編戶謂附晉為百姓之氏也肆縱

也言縱暴為逆也善曰傳暢晉諸公讚曰惠帝元康五年武庫火北地盧水胡蘭羗因此為亂推齊萬年為主杜預左氏傳注曰弭自

也漢書呂后曰諸將與帝為編戶人

雖王旅致討終於殄滅而蜂蠆

勅

有毒驟失小利

向曰王旅王師也蜂蠆謂蟲之有毒者喻羌氏為患也驟數也言雖為國家絕滅然數失

小利也善曰毛詩曰王旅啍啍左氏傳臧文仲曰君無謂邾小蜂蠆有毒況國乎

俾百姓流亡頻於

塗炭

齊曰俾使也使百姓流喪頻塗炭也善曰

建威喪

元

元於好時州伯宵遯乎大谿

良曰周處為建威將軍元首為氏羌賊齊萬年所殺

好時縣名解系為雍州刺史為氏羌賊庶元所破夜走大谿宵夜也

若

大谿地名善曰王隱晉書解系為雍州刺史又曰朝廷以周處忠烈欲遣討氏乃拜為建威將軍又曰周處解系與賊戰于大谿

夫偏師裨

將之隕首覆車

善本作

者蓋以十數

翰曰裨亦偏也言偏將為賊所敗殺者數十人也善曰左氏傳韓子曰彘以偏師陷子罪大矣漢書曰大將軍霍去病裨將侯者九人

漢書谷永上書曰齊客殞首公門以報恩施史記齊使人說越曰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

剖符專城紆青

銑曰剖

拖紫

善本作之司奔走失其守者相望於境

竹分符猶今之印也專擅也謂擅一城也謂守宰之屬也青紫綬色也言懼賊奔走失守者相望於境言多也善曰東觀漢記韋彪上議曰二千石皆以選出京師剖符典千里古樂府曰出東南隅曰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解嘲曰紆青拖紫朱丹其轂漢書六百石以上銅印墨綬云剖符專城則青墨是也墨或為紫非秦隴之僭輩更為魁向曰輩更王也據秦隴西郡僭稱王也善曰輩姓也更名也漢書曰羌煎鞏降東觀漢記曰羌什長鞏便然更蓋其種也尚書曰殲厥渠魁

既已襲汧而館其縣濟曰掩其不備曰襲館客舍也善曰左氏傳曰凡師輕曰襲杜預曰掩其不

寡弱之衆據十雉之城翰曰據依也長三丈曰雉十雉言小也善注同羣羌

如蝟毛而起四面雨射城中城中鑿穴而

處負戶而汲銑曰蝟蟲名其毛如大針言氏羌鋒起似之也鑿金穴負戶避矢之中已也善曰漢書賈誼曰高帝功呂反者如蝟毛而起東觀漢記曰上入昆陽二公環昆陽城積弩射城矢如雨下城中負戶而汲木石將盡樵

蘇乏竭芻蕘罄絕向曰樵蘇柴薪也芻蕘蒿草也竭絕亦盡也善曰漢書李左車曰樵蘇後爨

師不宿飽晉灼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毛詩曰詢于芻蕘毛萇曰芻蕘薪采者也於是乎發梁棟而

用之的以鐵瑱機關既縱礮盧會切善本作礮字而又升

焉濟曰發出也言發出屋宇之梁棟而用也罵繫也言以鐵繫也既縱下礮賊而又以機關却升上也善曰言以鐵鑲繫木為機關既縱之以礮敵而又收上焉漢書曰匈奴乘隅下礮石又曰高城深塹具礮石如淳曰礮石城上礮石也杜篤論都賦曰一卒舉礮千夫沈滯然礮與礮並同力對切

爨陳焦之麥柿呂桷角之松良曰爨炊陳久焦黑也柿木札也桷屋椽也角屋椽也用能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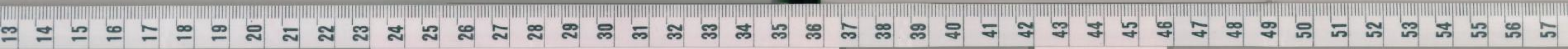
芻不賁人畜取給青煙傍起櫪善本作歷字馬長鳴翰

言資枹桷之給故得人馬不乏也青煙起言有薪也馬長鳴言壯也善曰古詩曰朱火然其中青煙颺其間司馬彪莊子注曰皂歷也

凶醜駭而疑懼乃闕掘地而攻子命穴浚塹七

壺善本作寘壺雷瓶甌武以偵令之銑曰駭驚也掘地作地道攻城也子謂敦也浚

深穴坑也壺雷瓶甌並器名言以此器置深坑聽之器中則知穴處偵覘也善曰墨子曰若城外穿地來攻者宜於城內掘井以薄城



使聰耳者伏冕而聽審知穴處鑿內迎之東觀漢記曰將穿城善
使先登偵之言虜欲去然偵廉視也方言曰黠鑿也

無城

響作因焚穢

古

火薰潛

善本作

氏殲焉

向曰穢大

穴中者殲殺也言氏將穿城則器中響起因焚麥薰殺穴中之氏也
善曰崔寔四人月令曰四月可穡穡注曰大麥之無皮毛者曰穡潛

氏攻之

久之安西之救至竟免虎口之厄

濟曰安西

駿西討之氏羌兵散而竟免虎口之厄也善曰王隱晉書曰齊萬
年帥羌胡圍涇陽遣安西將軍夏侯駿西討氏羌莊子孔子曰丘幾

不免虎

口哉全數百萬石之積文契書於幕府

良曰契書

之數也幕府謂大將軍府也善曰漢書音義曰衛
青征匈奴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因曰幕府聖朝壽咨

進以顯秩殊以幢蓋之制

翰曰聖朝惠帝朝也疇誰也

明秩兼幢蓋之制幢蓋刺史儀制也善曰幢蓋將軍刺史之儀也
兵書曰軍主長服赤幢東觀漢記曰段熲為并州刺史曲蓋朱旗

而州之有司乃以私隸數口穀數

善本無

十斛考

評吏兵以櫝楚之辭連之
銑曰州雍州有司謂法官也隸奴也評問也櫝楚杖

也言考問軍吏兵士辭連馬敦也善曰禮記曰夏楚二
物以收其威鄭玄曰夏楸也楚荆也夏與櫝古今字通大將軍

屢抗其疏

向曰大將軍謂梁王彤屢數也抗舉也疏謂也言

寶晉紀曰梁王彤

為征西大將軍曰敦固守孤城獨當羣寇以少禦

衆載離寒暑臨危奮節保穀全城而雍州從事

忌敦勲效推極

善本作

小疵

濟曰從事理中也極窮疵過

善曰管子曰民無恥不可以固守莊子曰晉之善戰
者牛丑以寡擊衆周易曰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

非所以褒

將元功宜解敦禁劾假授

良曰言推窮小過非褒將之道

其罪假授其官也善曰言請解禁劾而假
授之以官也說文曰劾法有罪也何戴切

詔書遽許而子

固已下獄發憤而卒也

翰曰遽急也許謂許彤

朝廷聞

而傷之策書曰皇帝咨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

勇果毅率勵

善本作

有方固守孤城危偏

善本

獲

濟寵秩未加不幸喪亡朕用悼焉今追贈牙門

將軍印綬祠以少牢銑曰倬傷也帝賜敦印綬以表生時之功也善曰王隱晉書贈馬敦詔曰令

追贈牙門將軍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向曰嘉善也寵榮謂贈印綬祠以少牢將軍也善曰范曄後

漢書曰和帝追謚梁竦詔然絜士之聞穢其庸致思乎齊曰庸用也言清潔之士聞已有穢行其用能致思慮乎必自絕也善曰言絜士之聞已穢其庸致思以求生乎家語曰孔子登於豐山

之上曰於斯思若乃下吏之肆其噤渠害則皆妬之

徒也嗟乎妬之欺善抑亦貿莫首之讎也良曰肆

貿易也言怨害者皆嫉妬之徒也嗟乎岳歎也言嫉妬之人欺其善行當以已首易人之首為讎也善曰楚辭曰口噤閉而不言然則

口不言心害之為噤害也廣雅曰妬害也言疾妬之徒欺此善士抑亦同彼貿首之讎也戰國策曰甘茂與樗里疾貿首之讎也語

曰或戒其子慎無為善言固可以若是悲夫翰

語古人之言也慎無為善言敦為善而見嫉妬也悲夫痛傷之辭善曰淮南子曰人有嫁其子而教之曰爾行矣慎無為善曰不為善

將為不善邪應之曰善且由弗為况不善乎此全其天器者也高誘曰器猶性也昔乘丘之戰縣

賁奔父甫御魯莊公馬驚敗績賁父曰他日未

嘗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

有派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乃誅之銑曰魯與宋

也縣姓賁父名也敗毀績功也他日昔日也遂死之謂賁父以敗績赴敵而死圉人養馬者矢箭也白肉股裏也非其罪言敗績因流矢

中馬非賁父之罪乃誅具赴敵之功士有誅自此始也善曰禮記

曰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馬驚敗績公墜縣賁父曰他

曰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

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也鄭玄曰白肉股裏

明帝時有司馬叔持者白日於都市手劒父讎

視死如歸亦命史臣班固而為誄之善本作之誄

之也善曰公羊傳曰仇牧聞宋萬殺君手劒而叱之何休然則

之或遺

善本有也字亦曰忠謂縣賁父也孝謂司馬叔持也據

書贊曰自孔子後

天子既策

善本作

而贈之微臣託平

舊史之末敢闕其文哉乃作誄曰

良曰策贈謂牙門將軍微臣岳自謂

也託寄也岳時為著作郎不敢正當

知人不易人不易

知善本知人未易知人未易知也善曰史記曰侯嬴曰

人固未易知嗟茲馬生仁采名卑西戎猾夏乃奮其

奇

銑曰西戎氏羌也猾亂也奮振也奇謂妙策中之

保此汧

城救我邊危彼邊公矣危城小粟富子以眇身而

裁其守兵無加衛塘埔不增築焚焚

競逐

向曰城小多貯粟為賊所窺故危也裁制也焚焚貪盛貌言

能以身制守其城不加防衛城不增高遭此貪焚之狄如

說文曰杜林說上黨相詐驗為焚力南切漢書張耳陳餘述曰據

爭權還為豺虎又曰魏其

濟曰

武安之屬競逐於克師

車更恣睢

睢大視

貌時止也官寺客舍也

齊萬虓

呼闕

曰象林蠻夷攻燔官寺

沸騰種落煽

煽貌也善曰謝承後漢書曰匈奴詭張

降聲勢猛烈毛詩曰百川沸騰風

朱星流飛矢雨集

銑曰電舒林植言賊旗之盛形朱賊為鑪

也善曰彤珠星流謂治鐵以灌敵司馬兵法曰火攻有

士女號天以泣

向曰惴惴懼貌號呼也善曰雨

而炊負戶以汲繁郊之危倒懸之急

濟曰言城之危

如倒懸也善曰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聞之求見曰臣能

累十二博基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子作之孫息以基子置下加九雞

子其上公曰危哉孟子曰當今之時馬生爰發在險彌亮

萬乘之國行仁政人悅之猶解倒懸良曰發謂發其智謀彌益明亮也

善曰毛詩曰賦政于外四方爰發精貫白日猛烈秋霜聲

協韻向曰白日喻精神明皎也秋霜喻威嚴肅物也善曰戰國稜

策康肅曰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申鑒曰人生怒如秋霜稜

威可厲懦夫克壯而恩撫循寒士挾續弱也言以威

稜勸之弱夫皆能壯也楚子伐蕭師人多寒楚子巡而撫之三軍皆

如挾續續縣衣也敦之撫循亦如之也善曰漢書武帝報李廣曰

威稜憐乎隣國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懦夫立志毛詩曰克壯其猶

左氏傳曰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

軍之士皆如挾續春蠶大羊阻衆陵寡潛隧密攻九地之下

向曰蠶蠶衆多貌大羊謂賊也阻恃凌欺寡少也潛隧謂賊鑿地道

以攻城也兵法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曰漢名臣奏曰太尉

應劭等議以爲鮮卑隔在漠北大羊爲羣韓詩外傳曰強不陵弱衆

不暴寡司馬兵法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

愜愜小息貌言汧城之人皆懼而小息若氣不可假借少時之命皆

言昔時之命由於天今日之命惟馬敦計策而存也善曰王

愜愜窮城氣若無假昔命懸天今也惟馬

楚辭曰愜愜小息畏懼患禍者也魏明帝善哉行曰假惟此馬

氣游魂鳥魚爲伍論衡曰夫命懸於天吉凶存於時也

生才博智贍偵命以瓶壺剗結以長壑也贍足偵

規剗掘也言賊爲地道攻城敦乃掘壑置瓶壺以規之皆知所在也

善曰解嘲曰雖其人之贍智哉字書曰贍足也徐爰射雉賦注曰剗

坑也說文曰壑坑也七豔切

鋪鋪也鋪鋪切

鋪鋪也鋪鋪切

鋪鋪也鋪鋪切

鋪鋪也鋪鋪切

鋪鋪也鋪鋪切

鋪鋪也鋪鋪切

鋪鋪也鋪鋪切

鋪鋪也鋪鋪切

鋪鋪也鋪鋪切

鋪鋪也鋪鋪切

鋪鋪也鋪鋪切

鋪鋪也鋪鋪切

鋪鋪也鋪鋪切

鋪鋪也鋪鋪切

鋪鋪也鋪鋪切

鋪鋪也鋪鋪切

鋪鋪也鋪鋪切

鋪鋪也鋪鋪切

鋪鋪也鋪鋪切

鋪鋪也鋪鋪切

鋪鋪也鋪鋪切

鋪鋪也鋪鋪切

鋪鋪也鋪鋪切

鋪鋪也鋪鋪切

鋪鋪也鋪鋪切

鋪鋪也鋪鋪切

鋪鋪也鋪鋪切

鋪鋪也鋪鋪切

鋪鋪也鋪鋪切

鋪鋪也鋪鋪切

鋪鋪也鋪鋪切

鋪鋪也鋪鋪切

鋪鋪也鋪鋪切

鋪鋪也鋪鋪切

鋪鋪也鋪鋪切

鋪鋪也鋪鋪切

鋪鋪也鋪鋪切

鋪鋪也鋪鋪切

鋪鋪也鋪鋪切

鋪鋪也鋪鋪切

鋪鋪也鋪鋪切

鋪鋪也鋪鋪切

鋪鋪也鋪鋪切

鋪鋪也鋪鋪切

鋪鋪也鋪鋪切

不二濟曰周處為建威將軍與羗苦戰不利身沒於戰場質堪也

悠悠衆貌言烈將譽敗者衆也釋放將帥也言放其衆而誅其將以生易死謂執節不降也言誰能無二心唯敦無之疇誰也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質木稊也漢書公孫獲說梁王曰昔宋人立公

子突以活其君非義也春秋記之為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也

聖朝西顧關右震惶分我

汧使化為寇糧實賴夫子思慕彌長咸使有勇

致命知方良曰關右關西也惶懼也言天子分汧城倉庫為寇

賊之糧也賴蒙也夫子謂敦也彌久咸皆也言敦能謀長久之道汧人有勇知致命之所故得存也方所也

善曰蔡邕趙歷碑曰加以思謀深達於從政孔安國尚書傳曰暮謀也音模

論語子路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北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又子張曰士見危致命

我

雖末學聞之前典十世宥能表墓旌善翰曰我出

經也范宣子因叔向祁奚謂宣子曰謀而鮮過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而宥之以勸能者今一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

宥赦也燕人表王歆墓是旌表也

善曰莊子曰末學古之人有之

東京賦曰所謂末學膚受左氏傳曰宣子因叔向祁奚聞之而見宣

子曰夫謀而鮮過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

今一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尚書曰封比干之墓賈逵國語

注曰旌表也

思人愛樹甘棠勿翦銑曰甘棠木名邵伯為政百

姓慕之所舍之樹皆不翦伐也

善曰左氏傳君子曰詩云蔽芾甘棠勿翦物伐召伯所爰思其人猶愛其樹也

-5 170 35 785" data-label="Text">

矧乃吾子功深疑

淺兩造未具儲隸蓋眇孰是勲庸而不獲免曰

矧况也言孰有存汧之深功疑犯之淺罪兩造謂兩囚相證也儲隸也隸私隸也眇少也孰誰也

善曰尚書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孔安

國曰兩謂囚證也造至也兩至具備衆聽其入五刑之辭

猾哉部司其心反側斷善

害能醜正惡直濟曰猾亂也部司謂雍州從事也反側偏曲

也醜惡斷削也言削其善功惡其正直也

戢翼良曰國語云君以牧人而正耶逶迤委曲自得須退食減膳

也穢惡也言聞有惡必損膳若鷹飛揚曾不戢翼而少息也

善曰國語里革曰且夫君也者將牧人而正其邪毛詩曰逶迤逶迤自公退食毛萇傳曰逶迤行可蹤迹也言聞穢必殯若鷹之揚若不

戢翼而少留也毛詩曰惟師尚父時

惟鷹揚又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

忘爾大勞猜爾小利

苟莫開懷于何不至向曰勞功也大功謂存汧也小利謂

穀數十斛也開懷怨小過也言有司

不苟恕小過而深劾其罪狀于何不至有也善曰方慨慨馬

言曰猜恨也言人不開懷以相容則瑕釁于何而不至

生破礮郎高致發憤因圍沒而猶眡食嗚呼哀

哉銑曰慨慷慨也破礮堅也因圍獄也眡憾也言懷此憤然死而

猶憾善曰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也廣雅曰破礮堅也力

唐切左氏傳曰荀偃我齊卒視不可哈樂懷

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有如河乃順受哈

安平出奇破齊

克完向曰燕攻齊田單保即墨後為奇計却全齊國襄王封為安

平君克能完全也善曰史記曰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燕

破齊田單東保即墨燕引兵圍即墨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

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

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燕軍夜大驚尾

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

燕軍大敗駭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而齊七十餘城皆復

為齊襄王封曰單號曰安平君太史公曰兵善者出奇無窮

張孟

運籌危趙獲安濟曰張孟談者趙襄子臣也智伯引水灌趙

趙獲安也善曰戰國策曰智伯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決晉水

以灌之襄子謂張孟談曰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孟談於是陰見韓

魏之君曰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亡則君次之二君曰我知其然

即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曰夜遣人入晉陽趙氏殺守隄之吏

決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

敗智氏軍而擒智伯智伯身死國亡地分為三漢書高祖曰運籌是

於帷幄

汧人賴子猶彼談單如何各嫉搖之筆端

良曰汧城之人蒙子之謀亦猶齊趙因田單張孟而安也各恨也害

賢曰嫉搖弄也謂吏弄文墨問其小過也

善曰各嫉謂有司貪吝

嫉妬也論衡曰文吏搖筆考跡民

事韓詩外傳曰避文士之筆端

傾倉可賞矧云私粟伙

隸可頒況曰家僕翰曰頒賜也言可傾倉及所虜狄以賜况

禮有蠻隸夷隸鄭玄曰征蠻夷用家粟私僕以賞有功兵士乎

善曰周

所獲也頒賦也頒與班古字通

剔子雙龜貫以三木銑曰剔

也汧督及關中侯故雙龜也三木謂桎械枷也

善曰為督守及關

中侯故雙龜也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

功存汧城身死汧獄凡爾同圍心焉摧割善本

字

扶老攜幼巷號街哭善本作街嗚呼哀哉向曰摧

也言同圍者聞敦死老幼相扶哭於街巷也

善曰戰國策曰薛人

扶老攜幼迎孟嘗君劉緇聖賢本紀曰子產卒國人哭於巷婦人泣

機於

明明天子旌以殊恩光光寵贈乃牙其門濟

旌表也殊恩謂贈牙門將軍善

司勳班爵亦兆後昆死

而右靈庶慰冤魂嗚呼哀哉

良曰兆問也後昆敦後嗣也言司勳班爵亦問其後

嗣恕以慰勞冤死之魂也善曰周禮曰凡有功者祭於大蒸司勳詔之尚書曰垂裕後昆

陽給事誄一首

并序

顏延年

翰曰索虜嗣率眾攻滑臺城東北崩壞王景度出奔景度司馬陽璜堅守不潰

抗節不降為虜嗣所殺少帝追贈給事中尚書令傅亮議璜家在彭城宜即以入臺絹一百匹粟三百斛賜給後文帝立命文士

顏延年為之誄善注同

惟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宋故寧遠司馬濮

陽太守彭城陽君卒嗚呼哀哉

善曰沈約宋書曰高祖即位改元曰永初郡國

侯陽郡

璜少稟志節資性忠果奉上以誠率下

有方朝嘉其能故授以邊事永初之末佐守滑

臺

銑曰宋烈也邊事軍旅之事滑臺城名也善曰東郡圖經曰滑臺城即鄭之廩延

值國禍荐臻

王略中否獯虜間豐摩

善本作劇字

剝司充

向曰荐重也臻至也

否隔也獯虜即索虜嗣也問伺豐摩隙也摩剝傷害也司充二州名也善曰潘岳楊肇誄曰將宏王略沈約宋書曰司州漢之司隸校尉也武帝北平關洛置司州居虎宇又曰兗州後漢居山陽武帝平河南居滑臺劇與摩音義同

偏

善本作逼字

鞏洛列營緣成相望屠潰

濟曰弩射也言索虜騎射聚偏鞏洛

鞏洛地名言雖列營緣守賊盛不免屠潰也屠殺潰亂也善曰物

壯論曰幽州之騎與州之弓勁悍之上關中詩曰列營基峙屠謂誅殺其人也漢書曰攻潁川屠之

左氏傳曰凡民逃其上曰潰

璜奮其猛銳志不違難立

乎將率

善本作作卒

之間以緝華裔之眾

良曰銳利違避也將率謂諸軍率也

緝穆也華謂中國也裔謂邊遠也善曰緝會聚也左氏傳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

疲

善本作罷字

堅守四旬上下力屈受陷勅寇

翰曰疲極勅疆也旬十日也言力屈乃陷沒疆

寇也善曰史記李左車謂韓信曰情見力屈欲戰不投

士師奔

左氏傳公子魚曰勅敵之人隘而不成列杜預曰勅強也

擾棄軍爭免而璜誓命沈城併連身飛鏃兵盡

器竭斃于旗下銑曰師衆奔亂棄軍爭免其死向曰誓約言也併輕也言璜自約命沈城下輕出射賊

兵器俱盡死于旗下善曰毛詩曰併併公子毛萇傳曰獨行貌也非夫貞壯之

氣勇烈之志豈能臨敵引義以死狗節者哉良曰

以身從物曰狗也善曰非景平之元朝廷聞而傷之

有先生論曰引義以正身有詔曰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陽璜滑

臺之偏善本作逼字厲誠固守投命徇節在危無撓

古之烈士無以加之翰曰撓曲也言雖臨危不曲節以求全也加過也善曰左氏傳曰師徒撓敗

杜預曰撓敗也可贈給事中振卹孤遺善本作恤遺孤以慰存亡追

寵既彰人知慕節河汴之間有義風矣銑曰振卹收也孤謂

璜子也義風節義之風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振收也逮元嘉廓祚聖神紀物光

昭茂緒旌錄舊勲苟有槩於貞孝者實事感於

仁明向曰逮及也元嘉文帝年號廓開祚福紀理茂美緒業也言文帝以聖德理物明其美業而旌錄舊功槩節槩也言有節

槩貞孝者皆動天子仁明之心善曰東觀漢記曰章帝壯而仁明末臣蒙固側聞至訓敢

詢諸前典而爲之誅其辭曰濟曰末臣延年自謂也我蒙聞固陋訓教也至教謂

制謚也詢諮謀也謂證謀前典紀行之法也貞不常祐義有必甄處父勤君怨在登賢良曰祐福甄明

也陽處父以趙盾之賢請於晉君使代狐射姑將中軍曰使能國之利後賈季使續鞠殺陽處父此則貞正之道亦不常爲福也善曰

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穀梁傳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爲中軍將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

賢者佐仁者今盾賢夜姑仁其不可襄公曰諾公謂夜姑曰吾使汝佐盾矣處父主境上之事夜姑使人殺之苦夷致

果題子行間翰曰苦夷魯季氏臣名致果爲毅也題名也若初

州行間謂行陣之間也善曰左氏傳曰苦越苦夷也說文曰題名也漢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杜預曰苦越苦夷也說文曰題名也漢

晉書青曰非臣忠壯之烈宜自爾先舊勲雖廢善本作發字

邑氏遂傳銑曰忠謂處父也壯謂苦夷也爾璣也舊勲即上忠壯之功也廢闕也邑氏謂先代所封氏也善曰左

氏傳呂相絕秦曰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勲又衆仲曰昨之以土而命之氏邑亦如之杜預曰取其舊邑之稱以為族也公羊傳曰其稱劉

何以惟邑及氏自溫徂陽狐續既降晉族弗昌向曰晉封

邑氏惟邑及氏自溫徂陽狐續既降晉族弗昌向曰晉封

處父於溫後改封陽及處父被狐續所殺而在晉陽氏不昌盛也

善曰左氏傳劉子單子謂晉卻至曰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

氏先處之言狐射姑續鞠居誅處父之後在晉之族不復昌盛也

也左氏傳曰賈季使續鞠居殺陽處父杜預曰狐射姑賈季也

子之生立績宋皇奉猛沈毅溫敏肅良濟曰之子謂璣也績

功也拳力沈深毅決溫和敏達肅敬良善也言其立功於宋皇之世

猛而能決和平而能達理至敬而能事上善曰毛詩曰之子千征

管子曰子之鄉有拳勇秀出者毛萇詩傳曰拳如彼竹柏負

力也戰國策鞠武曰田光先生者其勇沈也

雪懷霜如彼駢駟配服驂衡良曰竹柏喻堅貞也駢駟喻能當國家衡扼之任

善曰孫子曰貞人在冬則松竹在火則玉英言翼贊宋朝如彼駢之

為駟乃配服而參衡也服謂中央兩馬夾轅者在服之左曰驂右曰

駢四馬

曰駢邊兵墜律王略未恢翰曰律軍法也略道也恢大

失律凶也廣雅曰略法也

函陝垣阻漣洛蒿萊朔馬東騫胡風南

埃銑曰函函谷關陝以號國也漣洛二水名堙塞也蒿萊謂亂不通

也東騫南埃謂秦虜亂中國善曰母丘儉在幽州詩曰芒山

邈悠悠但路無歸轡衛野有委骸翰曰轡小棺也言道路

見胡地埃路無歸轡衛野有委骸翰曰轡小棺也言道路

歸者田野之內多委棄之骨善曰漢書王恢曰轡車相望又高祖

令曰士卒從軍死者為楷歸其縣應劭曰楷小棺也服虔曰轡與楷

古字通司馬彪續漢書順帝詔曰死則委尸原野

帝圖斯難善本作簡兵授才寔

命陽子佐師危臺濟曰圖謀也危臺謂滑臺也憬彼危臺在滑之

垆周衛是交鄭翟是爭良曰憬遠也滑國名也林外曰垆

爭於此也善曰交當與也毛詩曰憬彼淮夷史記鄭入滑滑聽命

已而反與衛於是鄭代滑周襄王使伯備請滑鄭文公不聽襄王請

與翟伐鄭不尅昔惟華國今實邊亭憑巘結關負河

紫城金柝夜擊和門書局翰曰言滑國昔是中夏今謂

當時元魏所據故云邊亭巘

山也言憑山為關負河繫統為衛也金謂刁也柝打更木也和門軍門也扇閉也善曰金謂刁也衛宏漢舊儀曰晝漏盡夜漏起城

門擊刁斗周廬擊木柝周禮曰大閱以旌為左右和之門范曄後漢書章帝詔曰永平之末城門晝開說文曰扇外閉之關料

敵壓難善本作時惟陽生銑曰料量也壓難猶定亂也善曰楊子雲趙充國頌曰料敵制勝

唐子曰將要於折嚴冬器勁善本作涼塞外草衰向曰器勁堅也善曰李陵詩蘇武書云涼秋九月塞外草衰

過矣獯虜乘障犯威濟曰過鳴驥橫虜謂索虜嗣也障邊也威國威也善曰尚書王曰過

厲霜鎬高輦我河縣俘我洛畿良曰厲整鎬輦

過我河縣虜取我洛畿善曰漢書曰息夫躬絕命辭曰鷹隼橫厲又曰冒頓乃作為鳴鎬音義曰箭鎬也西京賦曰游鷗高輦薛綜

入我河縣俘我王官送與軼古字通擗鋒成林投鞬為圍翰曰擗聚也鋒謂劍戟成林言多也投鞬言兵多相投鞬以成圍也善曰東京賦曰戈矛若林漢書韓安國曰高皇帝圍於平城匈奴至

者投鞬高如駸駸駸駸駸駸羣悲師老變形地孤

援閼卒無半菽馬實拊巨秣銑曰駸駸也言滑臺為寇

向曰老父也變形言被圍既久援救闕遠而形勢變也菽豆也無半積也善曰左氏傳晉軍吏曰楚師老矣漢書項羽曰歲飢民貧卒食半菽公羊傳曰楚莊王圍宋子反窺宋城見華元華元曰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子反曰吾聞圍者拊馬而秣之守未焚衝攻已

濡褐烈烈陽子在困彌達善曰彌達車也褐馬衣也言守勉慰夷

傷拊巡饑渴力雖可窮氣不可奪良曰勉勸也夷創

饑渴之人使其用命力雖窮竭勇猛之氣不可傾奪也善曰左氏傳曰子反令軍吏察夷傷杜預曰夷亦傷也禮記曰濡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孫子兵法曰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

義立邊疆身終鋒枯嗚呼

哀哉善賁父隕節魯人是志汧

督效貞晉策攸記銑曰賁父為莊公御敗績死於敵公命誅之汧城督馬敦效節全城晉命誅也善

督效貞晉策攸記善

督效貞晉策攸記善

督效貞晉策攸記善

督效貞晉策攸記善

督效貞晉策攸記善

督效貞晉策攸記善

曰賁父汧督 皇上嘉悼息善本作思存寵異于以贈之言

登給事向曰悼傷登升也 善曰毛詩曰何以贈之路車乘黃踈善本作爵紀庸恤孤

表嗣嗟爾義士沒有餘喜濟曰疏分紀錄庸功也謂分爵錄功以表殊節也恤孤謂

贊子也喜悅也 善曰漢書滕公謂楚令尹曰黥布上疏爵而貴之嗚呼哀哉

陶徵士誄一首 并序

顏延年銑曰陶潛隱居有詔禮徵為著作郎不就故謂徵士延年為始安郡道從潯陽飲酒

潛舍自晨達昏及潛卒延之為誄極其思致也善曰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延之為始安郡道經尋陽常飲淵明舍自晨達昏及

淵明卒延之為誄極其思致

天璿玉致美不為池隍之寶善曰山海經曰升山黃酸之水出焉其中多璵玉說

文曰璵亦璿字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寶善曰春秋運斗樞曰

日桂椒芬香美物也山海經曰招搖之山多桂又曰琴鼓之山多椒豈期深而好遠哉蓋云

殊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隨踵而立

者人之薄也向曰璿美玉也隍城池也 翰曰言人以難得為貴易致為賤也晉平公游於河曰安得賢士與之

樂此舡人蓋胥跪而對曰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由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君之不好也淳于髡一曰獻七士

於齊宣王王曰百世一聖若隨踵而至今何士之多乎藉資踵跡薄輕也 善曰言物以希為貴也藉資藉也人以衆為賤也薄賤薄也

戰國策齊宣王曰百代一聖若隨踵而生也此亦不以文而害意若乃巢高之抗行夷皓

之峻節良曰巢父堯時隱者伯成子高禹時隱者伯夷周時隱者四皓漢時隱者 善曰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者堯

時隱人也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棄為諸侯而耕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隱於首陽

山三輔三代舊事曰四皓秦時為博士辟於上洛熊耳山西襴衡書曰訓夷皓之風故已父老堯禹錙

銖周漢濟曰言此數人秉行守節以其身輕細堯禹周漢如平居之父老錙銖猶輕細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鄧曄

謂鄭敬曰子從我為伊呂乎將為巢許乎而父老堯舜也禮記孔子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雖分國如錙銖有如此者鄭玄曰

錙分國以錙之視之輕如錙銖矣而縣世浸遠光靈不屬良曰縣歷浸漸也言歷代漸遠

比人光景神靈不相連屬也善曰東觀漢記曰上賜東平王蒼書曰歲月驚過山陵浸遠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至使菁華隱沒芳沚歇絕不其惜乎銑曰菁華也雖

今之作者人自為量而道善本作首字路同塵輟塗

殊軌者多矣豈所以照善本作昭字末景泛餘波向曰言今之作

為此道者人人自以為為大量觀其道路可與古人同其清塵及其中塗輟止使其跡殊變者多矣豈所以照明古人末景泛浮餘波也

善曰論語子曰作者七人老子曰和其光而同其塵陸機使邪行曰將遂殊塗軌要子同歸津陸機詩曰惆悵懷平素愷樂于茲同堂宴棲末景游豫躡餘蹤尚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南岳之

幽居者也善曰尋陽郡名也淵明潛字也弱不好弄長實

素心濟曰弱少也素無飾也善曰左氏傳卻芮對秦伯曰夷吾弱不好弄長亦不改禮記曰有哀素之心鄭玄曰凡物無飾

學非稱師文取指達良曰學雖可為人師終不稱其德文章但取指適為達不以浮華為

在眾不失其寡處言逾見其默銑曰迹在於事心出於物故雖同於

人而不失清寡靜少而貧病居無僕妾善曰范曄前漢書曰黃香家貧內無

妾井曰不任藜菽不給向曰汲井春曰不任其勞採藜取菽不給其食藜草菽豆皆貧之食

也善曰列女傳曰周南大夫之妻母老子幼就養勤匱

謂其夫曰親探井曰不擇妻而娶遠惟田生致親之義追悟

毛子捧檄之懷濟曰惟思也田過謂齊宣王曰非君之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爵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

爵位無以尊吾親受之於君教之於親凡事君者以為親也後漢毛義貧以孝稱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辟義檄適到義守命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後舉賢

良公車徵遂不至奉聞之歎曰賢者固不測往日之喜為親屈也

善曰韓詩外傳曰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之與父孰重田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曰則曷為去親而事君田對曰非

君之土地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祿無以尊顯

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者以為親也宣王悵然無以應之

范曄後漢書曰廬江毛義字少卿家貧以孝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到以義守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

尚之士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為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

測往日之喜為親屈也初辭州府三命後為彭澤令道不偶物

棄官從好良曰偶諧 善曰孫盛晉陽秋曰嵇遂乃解體

世紛結志外區善本作 區外定跡深棲於是乎遠銑曰不與俗諳

也善曰左氏傳季文子曰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嵇康灌畦鬻

蔬為供魚菽之祭向曰畦園鬻賣也齊大夫陳乞曰常之母

善曰閑居賦曰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公織約衛緯蕭以充

糧粒之費翰曰衛侯之弟專織約於邯鄲終身不言衛事約履

織也 善曰穀梁傳曰審喜出奔晉織約邯鄲終身不言衛鄭玄儀

禮注曰約狀如刀衣履頭也音劬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

者司馬彪曰蕭心好異書性樂酒德善曰劉劭集簡棄煩

禮善本作 促字就成省曠善曰張茂先答何劭詩曰殆所謂國

爵屏貴家人忘貧者歟 濟曰莊子云至貴者國爵屏焉至

其窮也使家人忘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也 善曰莊子

曰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

至貴國爵屏焉至富國財屏焉是以道不渝郭象曰屏者除弃之謂

也天貴在其身猶忘之況國爵乎斯貴之至也莊子曰故聖人其窮

也使家人忘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有詔徵著作郎稱

疾不到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于尋陽縣

之某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冥默福應嗚呼淑

貞良曰言雖冥默無象固應神也嗚呼歎詞淑善貞夫實以

誅華名由謚高苟允德義貴賤何筭焉銑曰苟且

也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謚

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謚曰靖節徵士向

愆違也前志前書記也 善曰謚法其詞曰

物尚特生善本作 孤生人固介立濟曰特獨也 善曰漢豈伊

時違曷云世及銑曰言非遇時而為此行亦非世出相及繼作其事矣伊推也違遇也曷何也嗟

乎若士望古遙集向曰若士謂潛也望古逸人遙與相集也韜此洪族蔑彼

名級翰曰韜藏洪大也大族謂祖為大司馬蔑輕也名級策名階級也睦親之行至自非敦濟曰睦敬敦勉也言敬親之行

布言良曰始楚語云得黃金百兩不如得季布一諾此人重之也廉深簡絜貞夷粹

溫銑曰絜清貞正夷平也和而能峻博而不繁向曰峻高繁多

一於此而善本無兩善本有默置豈若夫子因心

逢善本作違事向曰詭反置捨也凡人依於世者必務與世同反於時者必務與時異皆非默捨與道之俱也翰曰能

和而不同夫子謂潛也善曰言為入之道依俗而行必譏之以尚同詭違於時必譏之以好異有一於身必被譏論非為默置豈若夫

子因心而能違於世事乎言不同不異也莊子曰烈士壤植散羣則

尚同也郭象曰所謂和其光同其塵班固漢書贊曰東方朔戒其子

以上容首陽為拙杜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

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毛詩曰因心則友

畏勞善本作榮字好古

薄身厚忘良曰薄身謂自儉約厚志謂敦道世霸虛禮州

壤推風濟曰霸謂當時霸君也虛心禮之州壤州土也言見辟

曰州郡聞德虛已備善曰世霸謂當世而霸者也蔡伯喈郭有道碑

禮推風推挹其風也善曰世霸謂當世而霸者也蔡伯喈郭有道碑

義養則併由之菽甘於東鄰之牲論語比考識曰文德以懷邦人

之秉彝不隘不恭銑曰人亦謂潛也舜常也孟子曰伯夷隘

不隘而不恭也善曰毛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其母潔曰隘謂

惡太甚無所容也不恭謂禽獸畜人是不敬然此不為褊隘不為不

恭善曰禮記曰諸侯爵同下士祿等上農向曰同下士言位卑等上農言祿

之下士視上農夫善曰度量難鈞進退可限翰曰鈞猶及也言

限者知不出於至道善曰長卿棄官稚賓自免濟曰長卿病免

孝經曰容止可觀進退可度

官游梁所種賓州舉茂才病去官也善曰漢書曰司馬長卿病免客游梁得與諸侯游士居又曰清居之士太原則郎相字稚賓舉州郡茂才數子之悟之何悟之辨齊曰悟知也辨明也賦詩

歸來高蹈獨善濟曰謂潛作歸去來詞也高蹈猶高步也謂去彭澤令也善曰歸來歸去來也左氏傳

齊人歌曰魯人之皇使我高蹈孟子曰善曰亦既超曠無適非心

銑曰超遠曠明適往也言既遠明事理無往不合其心也善汲

流舊巘耳宇家林善曰廣雅曰葺覆也晨煙暮靄

春煦秋陰翰曰煙靄皆山氣也煦陽氣也陳書輟卷置酒絃琴居備

勤儉躬兼貧病人否其憂子然其命齊曰躬身也否

善曰尚書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史記原憲曰若憲貧也非病也論語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

樂墨子曰貧富固有天命不可損益隱約就閑遷延辭聘非直也明是

惟道性銑曰謂潛辭徵著作郎隱約儉素也遷延退避也言如

其不憚懼登徒子好色賦曰因遷延而辭避毛詩曰糾繆幹派

冥漠報施銑曰糾繆三合繩也幹轉也吉凶翻覆轉派有似繩

善人之善不能明也善曰鵬鳥賦曰幹派而遷或推而還夫禍之

與福何異糾繆魏武文曰悼總推之冥漠史記司馬遷曰天之報

施善人何如哉孰云與仁實疑明智向曰誰云天道與仁於潛不

智謂老子也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楚詞曰招賢良與明智

謂天蓋局胡僞斯義翰曰常謂天高聽卑何為僞此仁義

施無爽何爽於斯義而不與仁乎毛詩曰善曰言天高聽卑而報

何實濟曰屈何實置也善曰周易曰履信思乎順毛萇詩傳曰實置也年在中身疾維疴

傷疾良曰上壽百二十年中則六十也疴瘡疾也善曰尚書曰

閭疾文王受命惟中身左氏傳曰齊侯疥遂疴杜預曰疴瘡疾也

視死如歸臨凶若吉銑曰達天命也善曰呂氏

弗嘗禱祠善本作祀字非恤向曰劑和也恤憂也言不以死為憂

劑有司論語子素幽告終懷和長畢嗚呼哀哉翰曰丘之禱久矣

僚向也幽幽冥也懷和平生之志也終畢皆死也善敬述清

靖字節公尊遺占善本作度其事令人書之也善曰漢書曰陳遵

口占作書占謂口隱存不願豐沒無求贍省計赴却

賻輕哀薄斂良曰計至也薄謂喪之不足也言潛戒令送喪者

斂以時服務從儉約也善曰禮記曰凡計於其君云某且死鄭玄

曰計或皆作赴至也臣死使人至君所告之也周禮曰喪則令賻補

之鄭玄曰謂賻喪遭壤以穿旋葬而窆嗚呼哀哉畢

家補助不足也善曰禮記曰凡計於其君云某且死鄭玄

切斂曰使逢地即穿疾葬而不棺也遭逢也壤地也窆葬下棺也

善曰河圖考輿曰有壤者可穿禮記孔子曰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

稱其財斯之謂禮說深心追往遠情逐化向曰延之自言

丈曰窆葬下棺也善曰自爾介居及我多暇謂潛我

情隨逐於潛變化也善曰自爾介居及我多暇謂潛我

莊子曰既化而生又化而死善曰漢書陳餘說武臣曰將軍獨

延之自稱也善曰自爾介居及我多暇謂潛我

介居河北孫卿子曰其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伊好之

治接閭鄰舍宵盤晝態非舟非駕濟曰伊惟洽合也

樂態息也不用舟車而攜手相隨善曰毛萇詩傳曰態息也

念昔宴私舉觴相誨獨

正者危至方則閔向曰誨教也言為正方之道者必見患於

也善曰毛詩曰諸父兄弟備言括人卷舒布在前載取

鑒不遠吾規子佩韓曰哲人卷舒謂遠伯王邦有道則仕邦

取鑒不遠故凡所規諫子皆佩服也善曰西征賦曰遠爾實愀

然中言而發濟曰潛復贈延之以言也愀正色貌中言發中

衆速尤迂風先蹙良曰尤責迂過蹙倒也善曰班固漢書

敦害韓詩外傳曰草木根莖淺末必善曰禮記曰孔子愀然作色而對

身才非實榮聲有歇

散音永矣誰箴余闕嗚呼哀哉向曰言潛既沒智

誠也

之闕失也 善曰爾雅曰永遠 仁焉而終智焉而斃 翰曰歎也左氏傳魏絳曰百官箴王闕 智之人皆不免於死斃亦死也 善曰應劭風俗通曰傳云五帝聖焉死三王仁焉死五伯智焉死黔婁既沒展禽亦逝 曾子曰先生存而不免饑寒死而手足不斂何樂於此而謚為康哉妻曰嘗辭國不為是有餘貴也嘗辭君賜之粟是有餘富矣甘天下之淡味樂天下之卑位其謚為康不亦宜也展禽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其德則二三子不如矣之知夫子也乃誄之而謚曰惠 善曰皇甫謐高士傳曰黔婁先生死曾參與門人來弔曾參曰先生終何以為謚妻曰以康為謚曾子曰先生存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傍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謚為康哉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國相辭而不為是所以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不受是其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遑遑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為康不亦宜乎也展禽柳下惠也論語柳下惠為士師鄭玄曰柳下惠魯大夫也展禽食菜柳下謚曰惠 其在先生同塵往世 善曰康同塵已 旌此靖節加彼康惠嗚呼哀哉 良曰旌表也加見上文 旌此靖節加彼康惠嗚呼哀哉 過也 善曰康黔婁惠柳下惠也

宋孝武宣貴妃誄一首 并序

謝希逸

銑曰孝武殷淑儀薨追進為貴妃班亞皇后謚曰宣謝莊為誄 善注同

惟大明六年夏四月壬子宣貴妃薨律公龍煖

龍鄉輟曉照車去魏聯城辭趙

向曰燕有寒谷鄒子吹律暖之而生黍龍鄉有

同晨雞屬之考驗志與漏合魏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趙得和氏璧秦王求以十五城易之故世謂連城璧言此數者罷輟去辭皆喻貴妃薨而離於帝也 善曰律谷黍谷也吹律以暖之故曰律谷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溫之至生黍陳留風俗傳曰允吾縣者宋陳楚地故梁國寧陵種龍鄉也出鳴雞史記曰齊威王與魏惠王會田于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又曰趙惠文王得和氏璧秦王聞之使遺趙王書曰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遂使相如皇帝痛掖之使遺趙王書曰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遂使相如皇帝痛掖奉璧西入秦魏文帝與鍾大理書曰不損連城之璧皇帝痛掖殷之既闋悼泉途之已宮 向曰掖殷掖庭之殿貴妃之居泉下也已宮謂玄宮天子后妃所葬墓皆曰玄宮也 善曰埋蒼曰閼靖也風俗通曰梓宮者存時所居緣生事亡因以為名也 巡

步檐而臨蕙路集重陽而望椒風嗚呼哀哉翰曰

長砌也蕙路香草宮也楚詞云集重陽入帝宮漢董賢女弟為昭儀居舍號曰椒風也善曰上林賦曰步檐周流長途中宿西都賦曰

後宮則有蘭林蕙草楚詞曰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相子新論曰董賢女弟為昭儀居舍號曰椒風天寵方

隆王姬下姻濟曰貴妃生第二皇女言帝方寵貴妃以妃女下降於諸侯詩云王姬亦下嫁於諸侯也故天子女

通言王姬善曰沈約宋書曰淑儀生第二皇女周易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毛詩序曰三姬亦下嫁於諸侯肅雍揆

景陟岵爰臻良曰言王姬將擇日出降而貴妃遽薨也肅敬雍和也揆景擇日也詩云曷不肅雍王姬之車又云

陟彼岵兮瞻望母兮臻至也善曰言王姬將降至而貴妃遽隕毛詩曰曷不肅雍王姬之車又曰陟彼岵兮瞻望母兮國軫

零淑之傷家疑隕妣善本作實庇之怨銑曰軫痛淑善凝成也隕亦喪也妣母也家謂

皇女也禮曰母死曰妣善曰穆天子傳曰天子為盛姬謚曰哀淑人潘岳秦氏從姊諱曰家失慈覆世零母儀鄭玄禮記注曰庇覆也

庶或為妣非也敢撰德於旂旒庶圖芳於鐘萬向曰撰集也言敢集貴妃德書

之於旂旒旒旒之上圖美於景鐘流芳於萬舞也國語云魏顆親止杜回銘勲於景鐘傳云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謂傳盛德於萬舞杜回銘勲於景鐘傳云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

中也善曰周易曰雜物撰德揚雄元后諱曰善德太常注諸旒旌曹植卡太后諱曰取揚后德表之旒旌國語晉悼公曰昔克路之役

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勲銘于景鍾左氏傳曰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

子用八諸侯用六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其辭曰

玄丘煙因煜瑶臺降芬翰曰煙煜美氣也芬香也善曰

長女也當堯之時與其妹娣浴於玄丘之水有玄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得含之誤而吞之遂生契焉楚辭曰望瑶臺之偃蹇

兮見有娥之佚女高唐淠雨巫山鬱雲翰曰高唐賦云昔石臣注與李善同

一婦人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淠出鬱盛也善注同誕發蘭儀光啓玉

度濟曰言此神女之美盡積於貴妃矣誕大光明也蘭芳草王重寶皆喻容儀淑美也善曰揚脩荀爽述讚曰其德克明誕發

幼齡左九嬪武帝納皇后頌曰如望月方娥瞻星比婺良曰

娥以不死之藥奔月發女星名方亦比也善曰易歸藏曰昔常娥以不死之藥奔月漢書曰北官有發女星占曰發女為既嫁之女也

毓德素里棲景宸軒銑曰毓養素舊也棲託景影也宸軒天子所居之宮也善曰周易曰君

又見之五二卷一

子以振民毓德劉梁季善本作處麗締給善本作出林賴繫詩云

南碑曰極景曜於衡門為締為給服之無數謂女未知將所適故習締絡之事能無厭倦是

其性貞專也處謂在室也麗比也言貴妃在室可比於此又云于以

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蘋于沼于汭蘋藻也繫蒿也謂公侯夫人執

此以助祭也懋勉也言貴妃勉行此事也善曰毛詩曰葛之覃兮

施于中谷是刈是穫為絺為紵又曰手以脩詩貴道備圖照

採蘋南澗之濱又曰于以採蘋于沼于汭善曰廣雅曰貴美也世本曰史

言韓曰脩習貴美也備舉也圖圖書也照見也言善言也既習詩

皇作圖宋忠曰史皇黃翼詔妙幄替軌堯門濟曰翼輔贊佐

帝臣也圖謂畫物象也跡也禹娶塗山氏女故妙幄堯母懷堯十四月而生矣堯門堯母門

也善曰列女傳曰塗山氏之女夏禹娶以為妃既生啓塗山獨明

教訓而致其化焉史記曰禹姁為姓漢書曰孝武鉤弋趙婕妤昭帝

母也姁身十四月乃生上曰昔聞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乃命

所生門曰綢繆史館容與經闡良曰言貴妃有善於經史之

堯母門也綢繆容與逸豫良陳風緝藻臨豕分微銑曰風詩國風也

善曰史三史經六經豕易詞也分微分其精微游藝彈數撫律窮幾善本從木

善曰風國風豕易豕也藝律六律彈盡也躊躇冬愛惛悵秋暉善本從木

幾微也善注同躊躇冬愛惛悵秋暉暉曰冬愛冬曰秋

止貌惛悵相望貌言於此時著篇章美傳云冬日可愛善曰楚辭

曰蹇淹留而躊躇左氏傳曰鄭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

趙衰冬日之日趙盾夏日之日杜預曰冬日可愛夏日可畏楚辭曰心惛悵以永思展如之華寔邦之

援善本從木以為援助詩云展如之人邦之媛也善注同敬勲顯

陽肅恭崇憲濟曰宋文帝路淑媛生孝武帝既即位奉尊號

向曰

詩云

是

以

執

人

執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約宋書曰淑儀生始平王子鸞晉陵王子雲帝女已見上文左氏傳
祈招之詩云式如玉式如金毛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毛萇曰相
質也**聯附齊頴接萼均芳**齊曰附足頴秀也萼承華者芳香
有如此也善曰毛詩曰棠棣之華萼不**以藩**善本作**以牧燭**

韓韓鄭立曰承華者萼不當作附萼足也**代輝梁**良曰漢文以子武為代主以參為梁王言皇子出
為藩牧照耀於彼也燭照也輝耀也善注同**眊**

善本作**朔書氣**善本作**觀臺告侵**銑曰謂貴妃薨之徵也眊
祥氣之臺也氣侵皆惡氣也善曰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
以望而書禮也周禮曰眊侵掌十輝之法鄭玄曰陰陽氣相侵漸以
成災

八頌局和六祈輟滲疏禁切向曰言惡徵既生卜筮不
也滲盡也周禮云占人掌龜以卜筮八頌以八卦卜筮之故以視吉
凶又云太祝掌六祈以同鬼神也善曰周禮曰占人掌占龜以八
筮占八頌以視吉凶鄭玄曰以八筮占八頌謂將卜八事先以筮筮
之言頌者同於龜占周禮曰太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

造三曰禴四曰禋五曰攻六曰說滲謂滲漉喻禍福也**衡總滅容輦**暉
曰說滲謂滲漉喻禍福也**翟毀衽**禮云王
后之首服有衡以王為之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紃懸璜又云
內則曰擗縱笄總總結束也垂後為飾又云王后之六服褱衣褱

褱友畫輦也任衣襟言毀滅者謂貴妃薨也善曰包咸論語注曰
衡輓也周禮曰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翟面績總安車駟
面鷩總皆有容蓋鄭司農曰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容謂檐車也
周禮曰司服王后之六服褱服褱衣褱衣褱衣鄭玄曰
狄當為翟翟名也褱衣畫

輦者也說文曰任衣衿也**掩綵瑤光收華紫禁嗚呼哀**
哉濟曰瑤光即貴妃所居殿名紫禁即紫宮天子所居也掩綵收
華言無元色也善曰宋孝武傷宣貴妃擬漢武李夫人賦曰

闕搖光之密座宮虛梁之餘陰又宋伯文美人賦曰居瑤光之嚴與
御象席之瓊珍並以瑤光為殿名蓋貴妃之所處也王者之宮以象
紫微故謂宮中為紫

禁密與又謂之嚴與**帷軒夕改輶**蒲輶晨遷良曰帷軒常
改謂異舊居也輶輶衣車也晨遷謂將葬善曰劉熙釋名曰容車
婦人所載小車也其蓋施帷帷所以隱蔽其形容也列女傳齊孝孟姬
曰妾聞妃后輶輶必乘安車

輶輶蒼頡篇曰輶衣車也**離宮天遂別殿雲懸**銑曰離
天子后妃所居處天遂雲懸言與之長隔矣

離絕遠深也善曰西都賦曰徇以離宮**靈衣虛籠襲組帳**
空煙向曰靈衣靈筵之衣襲重也組綴類以繫帳也空煙謂室虛
無人似有煙也善曰寡婦賦曰瞻靈衣之披披鄭玄禮記

注曰襲重衣也長門賦曰張羅綺之幔帷垂楚組之連網**巾見餘軸匣有遺絃嗚呼哀**
羅綺之幔帷垂楚組之連網

哉

翰曰巾匣箱器也軸謂書也絃琴也

移氣朔兮變羅紈白

露凝兮歲將闌

濟曰氣二十四氣朔月一日也開晚也言貴妃夏薨綺羅輕薄至秋則變也善注同

庭樹驚兮中帷響金缸暖兮玉座寒

良曰驚謂風驚也金缸謂金盞

置燈也暖不明貌玉座謂靈座也善曰夏侯湛有金缸燈賦暖不明也易是類謀曰假威出座玉牀

純孝擗其

俱毀共氣摧其同樂仰昊天之日莫報怨凱風之

徒攀

銑曰純孝謂皇子也純至擗踊也俱毀謂痛傷也共氣謂貴妃兄弟也摧割也樂羈縻貌詩去庶見素冠棘人樂樂又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又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凱風喻寬仁父母言既毀不可攀也善曰純孝共氣謂皇子也左氏傳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孝經曰擗踊哭泣哀以送之鄭玄孝經注曰毀瘠羸瘦孝子有之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分形同血氣而異息毛詩曰庶見素冠今棘人樂樂兮毛詩

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毛詩曰凱風美孝子也

茫昧與善寂

寥餘慶

向曰常言天與善人積善餘慶今於貴妃如此乃幽暗虛無而不驗也茫昧幽暗寂寥虛無也善曰淮南子曰茫昧昧昧從天之道與善已見上文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

零過于哀棘實滅性

謂貴妃薨皇子子雲不勝哀而又薨也棘急也善曰零過見上文孝經曰毀不滅性

世覆沖華國虛

淵令嗚呼哀哉

濟曰沖華至美也淵深令善也覆亡虛絕也善曰牽秀四言詩曰坤德尚沖毛詩曰秉心

淵題湊既肅龜筮既辰

良曰題湊棺木內向也肅嚴也言棺槨既其嚴敬於內以龜筮擇葬

復用斯辰也善曰呂氏春秋曰題湊之室棺槨數襲

階撤兩

奠庭引雙輜

楮倫切銑曰撤去也奠祭也引將行也輜殯車也善曰儀禮曰屬引徹奠乃祖鄭玄曰屬著也引所以

維慕維愛曰

子曰身

向曰維與曰皆謂也慕思愛惜也子謂子雲身謂貴妃也善曰沈約宋書曰孝武大明六年淑儀薨又曰大明六年

路引雙輜爾身爾子永與世辭

上旻

翰曰言天子視喪禮儀衣物而哀動也凡列辟崩毀而告天子雲薨潘岳哀辭曰庭祖兩輜

崇徽章而出衆旬照殊策而去城闔

嗚呼哀哉

濟曰崇樹也徽旌旗也衆旂也衆圻也照明也殊策謂特加策書而誄其德闔城曲重門也善曰鄭玄

禮記注曰徽旌旗也又曰旌葵乘車所建也毛萇詩傳曰章旒也蔡邕獨斷曰以策書誅其行而賜之也穀梁傳曰案內諸侯非天子之命不得出會尚書曰五百里甸服孔安國曰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說文曰闔城曲重門也

循閭闔而逕度害本從水良曰建春閭闔皆國城門名逕邪也善曰河南郡境界簿曰洛陽縣東城第一建春門楚辭曰歷太皓以右轉晉宮閣銘曰洛陽城閭闔門楚辭曰凌天池而逕渡

龍逶遲於步步銑曰旌調銘旌也龍駕也委轡飄揚貌善曰毛詩曰周道逶遲

楚挽於楓風喝邊簫於松霧同曰銑喝皆鳴也楚酸楚也挽挽歌也邊簫邊陲之

而顧慕嗚呼哀哉善曰銑嗚聲也楚辛楚也涉姑繇而環迴望樂池廣雅曰喝嘶也邊簫簫聲遠也

而顧慕嗚呼哀哉善曰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玄池是日樂也盛水以園喪車故比之善曰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玄池是日樂也盛

奏樂三日終是日樂池盛姬亡天子乃殯姬於穀立之廟葬於樂池之南天子乃用姑繇之水

以園喪車郭璞曰繇音姚晨輶溫解鳳曉蓋俄金濟曰輶車也解鳳謂鳳羽飾蓋以金為瓜也言欲變故解去其鳳而斜其蓋也善曰葬訖故車解鳳飾蓋斜金瓜也漢書曰載霍光尸以輶輶

車如淳曰輶輶車飛廣大有羽飾甘泉賦曰乃登夫鳳皇然羽飾則鳳皇也杜延年奏曰載霍光輶以輶車為倅也臣贊曰秦始

皇崩秘其輶載以輶輶車百官奏事如故此不得是輶車類也然輶車吉儀墳說是也輶力強切相譚新論曰乘輿鳳皇蓋飾以金玉蔡邕獨斷曰凡乘輿皆羽蓋金

華爪鄭玄詩箋曰俄頭也山庭寢日隧路抽陰良曰言庭及大隧之道寢伏日影抽引幽陰於中也善

曰黃圖曰陵冢為也鄭玄周禮注曰隧墓道也重局閔兮燈

已黯中泉寂兮此夜深銑曰重局謂墓門重閉閉也燈謂墓中置燈黯黯不明自夜深謂墓

中無曉時也善曰哀永逝也銷神躬于壤末散靈魄於

天濤向曰神躬靈魄謂貴妃神靈也壤土濤畔也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濤涯也響乘氣兮蘭

馭風德有遠兮聲無窮翰曰言貴妃德響若蘭氣馭風遠去而芳香無窮也善曰言惠問

乘四氣而靡窮其芳譽馭六風而彌遠

哀永逝文一首

潘安仁濟曰此岳傷妻之詞

哀永逝文一首

潘安仁濟曰此岳傷妻之詞

潘安仁濟曰此岳傷妻之詞

潘安仁濟曰此岳傷妻之詞

啓夕兮宵興悲絕緒兮莫承良曰啓夕謂啓殯之夕也宵興夜起也絕緒失次序

莫承莫能相承 善曰啓夕將啓殯之前夕也儀禮曰既夕哭請啓期告于殯宿興緒胤緒也思玄賦曰王肆侈於浩庭卒街卹而絕緒

俄龍輶兮門側嗟俟時兮將升銑曰俄邪也龍輶喪車也嗟歎詞也

待時待所用之時升上也 善曰儀禮曰遷于祖用輶嫂姪兮

悼惶善本作章惶慈姑兮垂矜向曰悼惶忙遽以助喪事也慈姑即岳母也矜憫也 善曰爾雅曰

婦稱夫之母曰姑聞鳴雞兮戒朝咸驚號兮撫膺翰曰戒警也膺臂也

善曰陳琳武軍賦曰啓明戒旦長庚告昏列子曰撫膺而恨逝日長兮生年淺憂患衆

兮歡樂甚彼遙思兮離居歎河廣兮宋遠濟曰謂岳妻初

嫁之時常思父母之居也詩序云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詩云誰謂河廣一葦可航之誰謂宋遠跋予望之 善曰毛詩序曰可

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能止故作此詩也 詩曰誰謂河廣一葦可航之誰謂宋遠跋予望之今奈何兮一舉

邈終天兮不二反良曰舉去也終天謂終竟天地 善曰天地之道理無終極今云終天不二反長逝之辭

盡余哀兮祖之晨揚明燎兮援靈輶丑輪切銑曰祖祭也儀禮云宵

設燎于門內之右援持也輶殯車也 善曰祖及輶車並已見上文儀禮曰宵為燎于門內之右鄭玄曰為哭者為明撤房

帷兮席庭遙舉酌觴兮告永遷向曰撤去也酌謂以酒沃地也 善曰禮

記曰士殯帷之儀禮曰商祝御柩乃祖布席乃奠禮記曰祖於庭說文曰酌饌祭也字林曰以酒沃地悽切兮增

欷俯仰兮揮淚想孤魂兮眷舊宇視倏忽兮若

鬚髯翰曰悽切哀貌欷歔悲聲揮灑也 濟曰眷顧宇室也倏忽卒疾也鬚髯謂似平生時也徒鬚髯兮

在慮靡耳目兮一遇良曰靡猶異也 善曰一遇妻魂也停駕兮淹留

徘徊兮故處周求兮何獲引身兮當去銑曰徘徊旋行也何

獲謂無所見也去華輦兮初邁馬迴首兮旋旆向曰言初去也華輦謂畫轡車

也風泠泠兮入帷雲霏霏兮承蓋良曰帷車帷也 善曰班婕妤自傷

賦曰廣室陰兮帷幄暗房權虛兮風泠泠楚辭曰雲霏霏以承宇鳥俛翼兮忘林魚仰沫

兮失瀨

翰曰言魚鳥為感傷俛低也賴波也

悵悵兮遲遲遵吉路兮凶

歸

濟曰悵悵恨貌遲遲行貌遵循也言平常吉路今以凶歸也

思其人兮已滅覽餘

跡兮未夷

銑曰夷亦滅也善曰毛長詩傳曰夷滅也

昔同塗兮今異世憶

舊歡兮增新悲謂原隰兮無畔謂川流兮無岸

望山兮寥廓臨水兮浩汗視天日兮蒼茫面邑

里兮蕭散匪外物兮或改固歡哀兮情換銑曰寥廓空虛

也浩汗廣大貌蒼茫無色也蕭散無人貌也嗟潛隧兮既敞將送形兮長往

翰曰潛隧地道也敞開也送形謂妻柩入墓也善曰隧已見上文委蘭房兮繁華襲窮泉

兮朽壤濟曰委棄也蘭房妻嘗所居室也繁華盛貌襲入也中

慕叫兮擗標之子降兮宅兆

良曰慕哀也擗標拊心也之子謂妻也宅葬地

兆吉兆也善曰擗標已見上文孝經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撫靈輓兮訣幽房棺冥冥

兮挺窈窕

銑曰窈窕也訣別也幽房墓中便房也冥冥窈窕開深貌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觀親身之棺聲類曰

挺墓戶闔兮燈滅夜何時兮復曉

向曰戶墓門也闔闔也燈墓中之燈善

曰司馬彪續漢書張奐遺令曰地底冥冥長無曉期歸反哭兮殯宮聲有止兮哀

無終善曰左氏傳曰不反哭于寢故不曰薨杜預注曰自墓反虞于正寢所謂反哭于寢也釋名曰於西壁下塗之曰殯儀禮

曰遂適殯宮是乎非乎何遑趣一遇兮目中翰曰遑暇趣求遇逢也言想望

其儀形何暇分其是非但求一逢目中也善曰漢書曰孝武李夫人卒悲感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妍媸其來遲鄭玄毛詩箋曰皇之言雅也又曰雅往也既遇目兮無兆曾寤寐兮

東觀漢記世祖曰虜在吾目中弗夢平聲濟曰兆形也逢於目者皆無形兆而寤寐間亦不夢也既顧瞻兮家道長

寄心兮爾躬良曰家道謂岳居家之道也爾躬謂妻之身也善曰周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重曰

已矣此蓋新哀之情然耳銑曰已往也然耳謂如此也渠懷之

其幾何庶無愧兮莊子向曰渠發聲也懷思也我之相思情能幾何亦欲斷之於大道無愧

於莊子也莊子妻死惠子弔之則鼓缶而歌也善曰莊子曰莊子妻死惠子弔之則方箕踞鼓缶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缶而歌不已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死槩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氣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噉噉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

六家文選卷第五十七

六家文選卷第五十八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哀下

宋文皇后哀策文一首

善曰沈約宋書曰文帝哀皇后諱齊嬀陳郡人

左光祿大夫敬公湛之庶女也適太祖生太子劼上待后禮甚篤及崩于顯陽殿詔前永嘉太守顏延之爲哀策文五臣注同

顏延年

惟元嘉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

善本作二十六日

大行皇

后崩于顯陽殿

濟曰凡天子崩未及有定謚惣名曰大行皇后亦同此義也善曰周書曰謚者行之迹

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風俗通曰皇帝新
崩未有定謚故認其名曰大行皇帝行下孟切 粵九月二十

七日將瘞善本作于長寧陵禮也龍輅恭纓離緯

勿容翟結駟良曰長寧即皇后陵號也 銑曰龍輅凶飾容翟

龍輅儀禮云夷牀軸饌于西階龍輅也引棺在輅車曰緯周禮王后

之五路重翟錫面未總厭翟勒面續總皆有容連結也駟而馴也言

將行之威儀也 善曰龍輅凶飾也容翟吉儀也儀禮曰遷于祖用

軸鄭玄曰遷徙於祖廟也軸輅軸也狀如轉轉刻兩頭為載輅狀如

長牀穿程前後著金而闕軸焉天子畫之以龍也輅音印程餘征切

韓詩曰纒繫也鄭玄儀禮注曰引棺在輅車曰緯周禮曰主后之五

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續總皆有容蓋鄭司農云容謂輅車也

鄭玄曰蓋如今小車蓋也王逸楚詞注曰結連也連駟言將行也鄭

玄詩箋曰 皇塗照烈神路幽嚴向曰皇塗吉制也照烈光

駟兩駟也 皇帝親臨祖饋躬瞻宵載昭也神路凶飾也幽嚴深

敬也 善曰皇塗吉制故曰 皇帝親臨祖饋躬瞻宵載

昭列神路凶飾故曰幽嚴 皇帝親臨祖饋躬瞻宵載

翰曰祖始行也饋祭也宵夜也載謂始載於庭也 善曰周禮曰零

祝掌大零祖飾棺乃載鄭玄曰棺為行始也其序載而后飾白虎通

曰始載於庭輅 飾遺儀於組旅淪徂音乎珩珮濟曰言

車辭祖禰也 飾遺儀於組旅淪徂音乎珩珮皇后組

旒之飾有其餘儀珩珮之音盡沈滅矣遺餘淪沈徂往也凡后妃皆

鳴王珮后既崩則與其音俱絕也 善曰毛詩曰素絲組之鄭玄曰

以素絲為纓縫之旌旗以為文飾楊雄元后誄曰著德太常注諸旒

旌尚書大傳曰太師奏鷄鳴后夫人鳴珮玉于房中告去毛萇詩傳

曰珮有珩璜琚瑀珎 悲繡筵之移御痛暈暈珎之重

音行琚音居瑀音禹 悲繡筵之移御痛暈暈珎之重

晦良曰筵席晦闇也書云敷重蔑席繡純移御謂改常所也周禮

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褱衣褱狄闕狄鞠衣展衣褱衣畫翟者褱

翟書雅者重晦調將入墓也重幽闇也 善曰周禮大朝觀王設次

席繡純又曰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褱衣褱狄闕狄鞠衣展衣褱衣畫翟者也

褱畫翟者也褱 降輿客位撤奠賓善本作階銑曰降下也輿

與鷄並以招切 降輿客位撤奠賓善本作階銑曰降下也輿

西也撤去也奠祭也周人賓極於西階之上猶賓禮也 善曰降輿

謂祖載之時極降於車也儀禮曰主人入祖乃載鄭玄曰舉柩却下

而載之禮記曰殯於客位祖於庭儀禮曰屬引徹奠乃祖鄭玄

曰屬著也引柩車也禮記曰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 乃

命史臣繫德述懷向曰累德后之德也述懷帝之懷也 善

賜之命為 其辭曰

倫昭儷升有物有憑翰曰言天地未分之前明人倫之義

善曰言天地未分之前已明倫匹之義又昇伉儷之道皆有物象有所依焉毛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鄭玄曰有物象也劉焯美新曰上覽古在昔有

圓精初燦方祗始疑

齊曰圓精謂天也方祗謂地也燦明疑成也言

天地分也善曰言天地始分也呂氏春秋說天道之圓也精氣一上一下圓周復雜無所稽留故曰天道圓何以說地之方也萬物殊類形皆有分職不能相為故曰地道方郭璞方言注云鑠言光明也淮南子曰清陽薄靡而為天重濁凝滯而為地

昭哉世

族祥發慶膺

良曰歎皇后族之明盛而有其善福也祥善慶福膺當也善曰祥發猶發祥也毛詩曰長發

其祥慶膺猶膺慶也幽通

秘儀景胃圖光王繩

景大胃胤

賦曰王者膺慶於所感也言后在室時開藏儀形於大族之家及配於帝圖發容光於王繩之內采有玉繩發善曰秘其令儀而上景胃圖其容光而升王繩也廣雅曰圖度也沈約

昌暉在陰柔明將進

濟曰昌盛暉光也陰妻位也妻

宋書曰宋有玉繩發者法地柔道也將進謂皇后行此德行進於天下也善曰尚書曰邦乃其昌孔安國曰昌盛也周易曰坤陰物也又曰坤妻道也又曰順而進乎大明

率禮蹈和稱詩納順

良曰率循蹈履稱舉納受也善曰南都賦曰

率禮無違論語曰禮之用和為貴史記曰陸賈時稱詩書鄭玄毛詩箋云婦人之行尚柔順自潔清禮記曰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

而後當

爰自待年金聲夙振

銑曰傳云叔姬歸于紀至是歸於夫也善曰孟子曰孔子之

夙早也善曰孟子曰孔子之

亦既有行素章增綯

向曰詩

謂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有行遠父母兄弟子夏曰巧笑倩兮美目眇兮素以為絢兮子曰繪事後素絢文也善曰毛詩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論語曰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眇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

象服是加言觀

維則

翰曰詩云象服是宜又曰言觀其旂又云柔嘉維則者也善曰毛詩曰象服是宜又曰言觀其旂又曰柔嘉維則

我王風始基嬪德

濟曰俾使也詩序云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又云關雎后妃之德也嬪婦也

善曰毛詩曰覆俾我悖又序曰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尚書曰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

惠問川流芳

猷淵塞

良曰惠問芳猷皆美稱也川流淵塞言廣深也善曰蔡

其心方江泳漢動謠南國

銑曰詩序云文王之道被于南國

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方觀相也謠歌也善曰毛詩序曰文王之道被于南國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毛詩曰漢之廣矣不可方思毛萇曰方汭也

伊昔不造鴻化中微

向曰少帝之時也伊惟造成鴻

大也 善曰謂少帝之時陸機詩曰伊昔有皇毛詩曰憫予小子遭家不造東都主人曰鴻化惟神魯靈光殿賦曰遭漢中微

集寶命仰陟天璣 璣王衡以齊七政尚書為此璣曹植秋胡行曰歌以永言大魏承天璣然與

釋位公宮登曜紫闈 機同也 於公宮而為天子之后登光輝於紫微宮也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也 善曰左氏傳子朝曰諸侯釋位以問王室禮記曰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

前徽 敬順信蹈太后之美也 善曰尚書曰欽若昊天爾雅曰婦稱夫之母曰姑尚 善曰欽若敬順也皇姑謂皇太后也允信迪蹈徽美也言能

孝達寧親敬行宗祀 善曰允迪厥德 善曰毛詩曰歸寧父母毛萇曰父母在則祭祀也 善曰毛詩曰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

進思才淑 善曰毛詩曰歸寧父母毛萇曰父母在則祭祀也 善曰毛詩曰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

旁綜圖史 善曰毛詩曰歸寧父母毛萇曰父母在則祭祀也 善曰毛詩曰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

發音在詠動容成紀 善曰毛詩曰歸寧父母毛萇曰父母在則祭祀也 善曰毛詩曰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

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成紀見下注 善曰毛詩曰歸寧父母毛萇曰父母在則祭祀也 善曰毛詩曰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

韶理 善曰毛詩曰歸寧父母毛萇曰父母在則祭祀也 善曰毛詩曰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

記曰古者天子后立於宮以聽天下之內治方言曰穆信也儀禮曰有房中之樂鄭玄曰絃歌周南邵南之詩房中者后夫人諷誦以事

君子禮記曰韶繼也如淳漢書注 善曰毛詩曰歸寧父母毛萇曰父母在則祭祀也 善曰毛詩曰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

法則坤德而成柔順之道又得軒轅星之光彩而潤飾焉軒轅星女

雍無思不極

翰曰雍和極中也言后所來所思之事必盡柔

又曰無思不服孔安

謂道輔仁司造

善本作

莫晰

音制濟

國尚書傳曰極中也

也常言天道輔仁何主司造化者不明而使皇后至於斯也善曰

命其不晰說文曰

象物方臻

靈細切良曰臻至

昭晰明也之逝切

所謂四靈也非德之和則不至也祇侵主視妖氛者氣相傷曰診也

言今至德之代象物方至后崩之徵診氣斯發也善曰周禮曰凡

樂六變而致象物鄭玄曰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也非德之和則

不至也周禮曰祇侵鄭玄曰侵陰陽氣相侵漸成祥也祇音視診零

大和既融收華委世

銑曰大和天下

細切漢書曰氣相傷謂

祭何當如此之時而皇后收光華棄世上而崩委棄也善曰太和

謂太平也法言曰或問太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也李軌曰天下太和

蔡邕釋誨曰皇道惟融帝猷不顯廣雅曰融明也委世棄世也

哀哉

向曰蘭殿椒塗后妃所居也言蘭殿取其香也椒塗以椒塗

漢武故事曰帝以七月七日旦生於倚蘭殿漢書

戒涼在肆

弋

杪秋即窆

音夕翰曰戒涼秋時也杪秋末秋也殯瘞也儀禮云

害曰國語單襄公曰火見而清風戒寒賈逵曰戒人為寒備也儀禮

曰死三日而津三月而葬說文曰津瘞也楚詞曰靚杪秋之遙夜左

氏傳楚子曰唯是春秋窆窆之事杜預曰窆

霜夜流喝

善本作

曉月升魄

濟曰流喝挽歌流轉也升魄神靈升天也善曰流

魄也者鬼

八神警引五輅遷跡

良曰八神八方神也警

之盛也

掌王后之五輅遷跡謂發行也善曰甘泉賦曰八神奔

諸嗣哀哀列辟

銑曰噉噉哀哀皆哭音也諸嗣太子列辟諸

母生我

灑零玉墀雨泗丹掖

向曰灑零雨泗皆淚落也玉墀

劬勞

丹掖皆宮殿之間也而以玉丹

飾也善曰劉騷餘玄

根賦曰致垂棘以為墀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嗚呼哀哉

翰曰哀策既奏帝自益此八字以致其意為悼傷也善曰沈約宋

南背國門北首山園

齊曰謂山陵在北也首向也

書曰哀策既奏上自益此八字以致其意為潘岳祭庾新婦文曰伏

膺飲淚感

今惟昔

連張衡呂司徒諫曰去此寧寓歸于幽堂玄室冥冥脩夜彌長俎撤善本三獻筵卷六衣良

謂祭畢也俎几也撤去也三獻初獻亞獻終獻也筵席也卷去也六衣六服禕衣綸袂闕袂鞠衣展衣褕衣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徹

去也禮祭必三獻周禮曰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褕衣綸袂闕袂鞠衣展衣褕衣哀子嗣皇帝懷蜃衛

而延首想驚煙輅而撫心鉞曰蜃衛蜃車也周禮云安車

謂聖之也撫心哀甚也善曰周禮曰遂人大喪使帥其屬以蜃車

之役衛鄭玄曰蜃車極路極載柳四輪迫地而行有似蜃因取名焉

阮瑀正欲賦曰佇延首以極視周禮曰安車離面驚總列子曰師襄乃撫心高蹈

長信之莫臨向曰椒塗謂后妃所居以椒塗壁也長信宮漢太

曰椒塗已見上文應劭漢官儀曰帝祖母為太皇太后其所居曰長信宮也

身隔兩赴時無二展良曰展視省也言一身不得於兩處赴零一時不獲於二所省視也

省視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旋便也漢書曰左史記言也敷布

旋詔左言光敷聖也光布聖善謂述皇后之德

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旋便也漢書曰左史記言也敷布

晉紀魏帝詔曰三后咸用光敷聖德毛詩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其辭曰

帝唐遠胄御龍遙緒向曰劉姓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

也善曰班固漢書贊曰范宣子曰祖自虞已在秦作劉在漢

開楚翰曰後居秦始為劉氏及漢高升為天子以其弟交為楚王

公世奔秦後歸于晉其處者為劉氏漢書曰楚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也為楚王沈約宋書曰高祖楚元王交之後也

肇惟清漢表

淑聖克柔克令濟曰肇始淑善克能也清漢表

靈曾沙膺慶良曰清漢有游女漢水神也曾沙謂春秋時沙鹿

其齊田乎及漢元后之宗正居其地年數復與之相符也言皇后神靈表異慶福膺當有類於此曾高也善曰韓詩曰漢有遊女薛君

曰遊女謂漢神也謝靈運登江中孤嶼詩曰表靈物莫賞漢書元后傳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卜之曰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乎今王翁鄭孺徙正直其地日月當之元城東有五麓之虛即沙麓地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興天下膺慶已見上文

定厥祥徽音允穆銑曰厥其徽美允信穆和也善三毛詩

五麓之虛即沙麓地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興天下膺慶已見上文

定厥祥徽音允穆銑曰厥其徽美允信穆和也善三毛詩

光華沼沚榮曜中谷

向曰詩序曰采蘋夫人不失職也詩云于以采蘋于沼于沚又云葛覃后

妃之德也詩云葛覃之覃兮施于中谷言敬始絃緼教先種龍

皇太后之德光華榮曜於此也善注同敬始絃緼教先種龍

之於王言此為敬之始教之先也善曰列女傳敬姜曰皇后親蠶

玄統公侯夫人加之以絃緼周禮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出種

陸之種而獻於王睿問川流神襟蘭郁相問聖德也襟懷也川

派言廣大也蘭郁言芳盛也善曰川派先德韜光君臨本

已見上文楊雄書曰賢女馨香芬于蘭茝方被君之道以及於人者而皇后內助也善曰先德謂明

帝也韜光謂封西昌侯之時也廣雅曰韜藏也吳志賀劭上疏曰陛下昔韜藏神光潛德東夏于寶晉紀文帝貽吳主書曰韜神光福德

久勞于佐求賢所善本作謁無諛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

于外審官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諛私謁之心言顧史弘式陳詩

展義也善曰班婕妤好自傷賦曰顧女史而陳詩厚下曰仁

藏往伊智善物不得知是惟智也言皇后兼有此德也善曰

周易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于寶晉紀惣論曰仁以厚

下易曰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衣以智神以知來智以藏往

亂斯俟四教罔忒良曰武王有亂臣十人文母居其一斯此

謂婦德婦容婦功婦言也罔無忒惡也善曰論語武王曰予有亂

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

而已馬融曰其一人謂文母也禮記曰古者婦人教以婦德婦

容婦言婦功鄭立詩箋云法度莫大於四教廣雅曰忒差也思

媚諸姑貽我嬪則則為婦之法則也善曰毛詩曰思媚周

姜又曰問我諸姑又曰詒我來牟孔安國傳化自公宮遠被

南國向曰化教也禮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詩序云

公宮南國並軒曜懷光素舒佇德善曰軒曜謂軒轅星主女

已見上文也懷光佇德言如星月含懷光彩延道德也善曰光德皆謂后也

慰凱風寒泉之思西京雜記曰宣帝被收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
睇合綵婉轉絲繩係身毒寶鏡一枚舊傳此鏡照見妖魅得佩之者
為天神所福故宣帝從危獲濟及即大位
每持此鏡感咽移辰宣帝崩後不知所在
思寒泉之罔極兮
託彤管於遺詠嗚呼哀哉
向曰詩序云凱風美孝子也詩云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又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又云靜女其變貽我彤管古者后夫人有女史彤管之法言東昏侯慕託此遺詠而增其哀善曰毛詩曰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又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毛詩曰靜女其變貽我彤管毛萇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

郭有道碑文一首

并序

蔡伯喈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蔡邕字伯喈陳留人
也辟橋玄府稍遷至郎中後董卓辟邕遷
尚書及卓被誅王允收邕付
廷尉遂死獄中五臣注同

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

翰曰先生有德之
稱善曰漢書太

原郡有界休縣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寧有

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即其後也

良曰王季文王父也穆親寔實懿美也及文王即位咨于二虢咨謂
謀事也而虢叔之後因國命氏或謂郭為即林宗是其後也善曰

左氏傳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亡虞必從之公曰
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虢叔王季之穆為文王卿士將虢是滅何
愛於虞毛詩曰我求懿德國語晉臣曰文王即位而咨于二虢韋昭

曰咨謀也左氏傳師服曰天子建國又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
姓胙之士而命之氏公羊傳晉獻公謂荀息曰吾欲攻郭則虞
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何高誘戰國策注曰郭古文虢字也

先

生誕應天哀聰敏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

誕說曰
大

焉奧乎不可測已

濟曰奧深也已至也言不可測量其所至
善曰黃石公記序曰張良慮若源泉深不

可若乃砥節礪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

括足以矯時

向曰砥節礪行謂磨礪節行也隱占括度矯直也
言占度事理足可以直道行於時也善曰孔叢

子曰魯人有儀公潛者砥節礪行樂道好古仲長子昌言曰直道正
辭貞亮之節周易曰貞固足以幹事韓詩外傳曰設於隱括之中直

已不直人遽伯玉之行也孫卿子曰拘木必將待隱括然遂考覽後直劉熙孟子注曰隱度也括猶量也蒼頡篇曰矯正也

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夏隨集帝學收文武之

將墜拯微言之末絕翰曰探求綜集也圖國書也周派謂行文也言考覽六經求集圖緯行之於中國隨集於國學也文武之道將墜失者收之也拯猶脩也微言謂幽微大道之言也善曰六經五經及樂經也圖河圖也緯六經及孝經皆有緯也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論語識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足微言于

時纓綬之徒紳珮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

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

良曰纓綬衣冠之飾也紳大帶也珮玉珮也皆謂在朝百官及儒學諸生所朝服也表所謂立木而有影也景影聆聽也介甲蟲也宗尊也言在朝百官及儒學之士望林宗之德有如人形木表而影所附之聽其善聲如響應相和者亦猶百川以海為尊而歸赴之鱗介之物以龜龍為長也善曰禮記曰子事父母冠綬纓鄭玄曰綬纓飾也孔安國論語注曰紳大帶也禮記曰凡帶必有佩玉楊雄覈靈賦曰支附葉從表立景隨莊子曰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尚書大傳曰百川趨於東海曾子曰介蟲之精者曰龜鱗蟲之精者

龍爾乃潛隱衡門收朋勤誨濟曰衡門以柴木為門也勤行訓教於人也善曰毛萇詩傳曰衡門橫木為門言淺陋也論語子曰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童蒙賴焉用

祛其蔽銑曰童蒙謂暗於義理也賴利祛去也言童蒙之人利其去也州郡聞德虛已備禮莫之能致群公休之遂

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向曰休美也言不應辟皆辭之以疾也將蹈鴻涯之遐跡紹巢許之

絕軌翰曰鴻涯仙人也紹繼也巢巢父許許由皆隱逸人也絕遠也軌亦跡也善曰西京賦曰洪涯立而指麾神仙傳曰衛叔卿與數人博其子度日向與博者為誰叔卿曰是洪崖先生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及堯之讓位于許由也由以告巢父責由曰汝何不隱汝光何故見若身也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良曰區方峙立也善曰李陵書曰册名於天衢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以建

寧二年正月乙亥卒濟曰稟受融長也建寧靈帝年號也善曰毛萇詩傳曰融長也范曄後漢

以選卷八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書建寧靈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實

念銑曰靡無實致也言無所致念者念之不可及乃相與惟

先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翰曰惟思也不朽之事謂將謀

太上有立德此之謂不朽僉以為先民既沒而德音猶存者亦

賴之於見述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向曰存德音者

言不可廢闕此禮也善曰毛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

行善曰毛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俾芳烈奮于百世令聞善本作顯

於無窮善曰典引曰扇遺風播芳烈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

令問曰顯顯其辭曰

於鳥休先生明德通玄銑曰於休歎美也善曰言其

懿淑靈受之自天濟曰純大懿美淑善也崇壯幽浚如

山如洲向曰崇壯高也幽浚深也善曰家語大夫子與適禮

樂是悅詩書是敦翰曰敦重也善曰左氏傳曰晉謀元帥

匪惟撫華乃尋厥根良曰撫拾也言禮樂詩書之事非

善曰法言或曰亦有疾乎宮牆重仞允得其門銑曰孔子

曰雖百官之富得其門者寡矣此謂夫子道高人不不可及言郭生得

先聖之道可謂得入聖門也善曰論語子貢謂叔孫武叔曰夫子

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不見宗廟懿乎其純確乎其操

翰曰懿美純質確堅操志也善曰周易洋洋搢紳言觀而

曰龍德而隱者也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善曰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

其字高音告協韻良曰洋洋盛貌搢紳謂百官儒生之衣服言

生之棲遲泌丘善誘能教善曰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

略術赫赫三事幾行其招之邵反協韻向曰赫赫盛

然善誘人赫赫三事幾行其招貌三事謂三公之任也謂

上司徒辟為掾也幾數招辟也善曰委辭召貢保此清妙

銑曰委累也召貢謂舉也謂上舉有道累辭疾不應自保清妙隱居
之理善曰言有召貢者委棄而辭之范曄後漢書曰司徒黃瓊辟
泰太常趙典舉泰有道並不應召或為台降年不永民斯悲悼善曰言令人於
比悲傷也善
曰尚書祖乙曰降爰勒茲銘摘其光曜善曰尚書曰子恐來世班固刑
章昭漢書注曰摘布
也
嗟爾來世是則是效善曰尚書曰子恐來世班固刑
法志述曰五刑之作是則是效

陳太丘碑文一首

蔡伯喈翰曰陳寔字仲
弓為太丘令也

先生諱寔字仲弓潁川許昌善本無人也善曰范曄
昌字

寔潁川許人漢書潁川郡有許縣魏志曰文帝黃初二年改許縣為許昌縣然蔡邕之時惟有許縣或云許昌非也含元精

之和應期運之數向曰元精大道也期運之數謂應五百年
而生賢之數也善曰易通卦驗曰太皇

之先興耀含元精論衡曰天稟元氣人受元精孟子謂充虞曰五百
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今之世

舍我而誰兼資九德揔脩百行銑曰答繇有九德君子有百行
善曰尚書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

禹曰何臯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於
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孔臧與從弟書曰學者所以飾百行也

鄉黨則恂恂焉斌斌焉善本作
彬彬焉善誘善導仁而愛

人良曰恂恂和樂貌斌斌文質貌
善曰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
恂如也又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善誘已見上文論語曰樊遲

問仁子曰使夫少長咸安懷之善曰論語曰老者
安之少者懷之其為

道也用行捨藏進退可度濟曰言其道德於時用之則行
捨之則藏其進退之禮可為法

度也善曰論語子謂顏淵曰用之
則行舍之則藏孝經曰進退可度不傲訐舉
以干時不遷

怒善本作
貳字以臨下翰曰傲傲名訐訐發人罪也干亂也遷怒謂
移怒於人也善曰論語子貢曰惡德以為

智者惡訐以為直者又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四為郡功曹五

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將軍宰聞喜半歲太

丘一年向曰宰聞喜謂為聞
喜令又為太丘令也德務中庸教敦不肅銑
曰

肅用也言其行大中之道用之於人其教敦厚不行威肅善曰論
語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孝經子曰其教不肅而成

政以禮成化行有謚

良曰謚靜也

善曰左氏傳晉郤至謂子反曰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爾雅

日謚

會遭黨事禁錮

善本作固字

二十年樂天知命澹

然自逸

齊曰遭黨犯罪而囚於獄竟不憂悔寬意自樂善曰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莊子曰澹然無極衆美從之此天

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毛詩

交不諂上愛不黷

善本作下

不諂諛順顏以取上意其施惠愛則均不以其下

見幾

作不俟終日

向曰俟待也言事必見幾不待終日而隨事變通也善曰周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也

及文書赦宥時年已七十遂隱丘山懸車告老

銑曰文書赦宥謂天子詔赦罪人也懸車謂其所乘之車懸而下復乘也善曰漢書曰薛廣德乞骸骨賜安車駟馬懸其車傳子孫左

氏傳曰晉韓獻子告老

四門備禮閑心靜居

良曰四門四方門也閑閉

也言當時在位者皆欲徵賢於四方而備修束帛之禮聘先生先生閑心靜居終不復應也善曰尚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將軍何公司徒袁公

濟曰何進袁隗也善曰范曄後漢書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人敦寔

欲特授以不次之位寔謝使者前後招辟使人曉喻云欲特表便可

入踐常伯超補三事紆佩金紫光國垂勲

翰曰特表謂獨

出常調擢用之也常伯今之侍中也三事三公也三公皆帶金印繫以紫綬言此可以光國家大功也勲功也善曰應劭漢官儀曰侍

中周官號曰常伯選於諸伯言其道德可常尊也環濟要略曰侍中

古官或曰風后為黃帝侍中周時號曰常伯秦始復故三事已見上文漢書曰大司徒大司馬

而已皆遂不至

向曰不就所辟而謂使者云絕仕官之望已久今但整飾衣服待期而終也至赴也善

曰列子林類曰吾老無妻子死期將至

弘農楊公東海陳公母在衮職

羣寮賀之皆舉手曰穎川郡陳君絕世超倫大

位未躋慙於文仲竊位之負

銑曰太尉楊賜司徒陳耽皆拜三公羣寮賀之賜等

皆歎先生大位未登也衮職三公也舉手謂指麾百官也躋登也減此名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太尉楊賜司徒陳耽再拜公卿羣寮

畢賀賜等常歎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也周禮曰三公自亮冕而下

方言曰躋登也論語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故時人高其德重乎

公相之位也年八十有三中平三年八月丙午

遭疾而終臨沒顧命留葬所卒良曰顧命謂遺令也留葬所卒謂遺令葬於所

卒之地不歸本屬故也善曰范曄後漢中平靈帝年號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臨終之命曰顧命時服素棺擲

財周櫬喪事唯約用過乎儉濟曰財緣也櫬棺也善曰禮記

公百寮莫不咨嗟嚴數知名失聲揮涕善曰禮記

哭夫聲家語曰公父文伯卒敬姜曰無將善本將上善本將上軍弔祠

錫以嘉謚曰似士陳君稟岳瀆之精苞靈曜之

純天不慙善本慙老俾屏我王梁崩哲委于時靡

憲摺紳儒林德謀跡謚曰文範先生翰曰將軍即何進孝

經援和契曰五岳之精雄聖四瀆之精仁明故以比之也靈曜謂天

地也純和也慙傷也俾使也遺老老臣也言上天不傷惜此老臣使

屏我天子而死也孔子將卒而歌曰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壞

窮也哲智萎死靡無憲法也言哲人既死于今時無可以為法則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何進遣使弔祭又鉤命決曰五嶽吐精宋均曰

吐精生聖人也靈曜謂天也尚書緯有考靈曜左氏傳孔丘卒公誄

之曰昊天不弔不慙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禮記曰孔子早作負

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積乎梁木其壞乎漢書有儒林傳

傳曰郁郁乎文哉善曰論語文也洪範善本作書九疇彝倫

攸敘善曰尚書箕子謂武王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文為德表範為士則

存誨沒號不亦宜乎向曰言存亦以文範教訓於人而沒後以為號亦為宜也三公

遣令史祭以中牢銑曰中牢羊也刺史敬弔太守南陽曹

府君命官作誄曰赫矣陳君命世是生銑曰赫盛也善曰

廣雅曰命名也李陵書曰信命世之才含光醇德為士作程良曰醇厚也程

安國書傳曰醇粹也資始既正守終有令善本作又令平聲協韻濟曰

毛萇詩傳曰程法也令善也言始資正道終有善名也善曰周易曰萬

物資始史記祭公諱父曰大戎率舊德而守終純固奉禮終沒

休矣清聲

翰曰奉禮終沒謂奉先聖禮教存約儉而葬也休美也

遣官屬掾吏前

後赴會刊石作銘

向曰刊刻也

府丞與比縣會葬荀慈

明韓元長等五百餘人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荀爽字慈明獻帝拜為司空又曰韓軌字元長

獻帝初官至太僕

總麻設位哀以送之

善曰喪服傳曰總麻十五外布鄭玄曰謂之總者縷

細如絲也音思孝

遠近會葬千人已上河南尹种

忠

府君臨郡

銑曰河南尹种拂也善曰謝承後漢書曰劉翊穎川人河南尹种拂嘗來臨郡翊為主簿迎之到官深

敬待之然种府君即拂也

追歎功德述錄高行以為遠近鮮能及

之

良曰遠近士

重部大掾以成時銘

濟曰言重使部內大掾為銘也善

曰重直月切

斯可謂存榮沒哀死而不朽者也

善本作已字善曰

論語子貢曰夫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不朽已見上文

乃作銘曰

我我崇嶽吐降神

翰曰言立五岳之精吐其符應降神靈乃先生也善曰上林賦曰南

山嶽我毛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於皇先生抱寶懷珍

向曰於皇歎美之辭也寶珍喻道德

如何昊穹既譽斯文

銑曰昊穹天也斯文謂先生也謂其有文德故也善曰論語子曰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

微言

平絕來者曷聞

良曰微言道也地毀也來者謂後人也曷何也善曰微言已見上文幽通賦將地絕而罔階論語曰焉知來者之不知今

交黃鳥爰集于棘

濟曰交交小貌黃鳥詩篇名哀哀三良也言其貌小集於棘林得其所也喻人以壽終

亦得其所也善曰毛詩國風文喻仕於亂時也

命不可贖哀何有極

翰曰言人命有分一

盡也善曰毛詩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褚淵碑文一首

并序

王仲寶

向曰蕭子顯齊書云王儉字仲寶琅琊人也幼好學手不釋卷為中書監丞

天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此之謂不朽

銑曰太上謂上

古有道之君也善曰左氏傳曰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對曰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

立功其久有立言雖久所以子產云亡宣尼泣其遺愛不廢此之謂不朽也

隨武既沒趙文懷其餘風於文簡公見之矣

良

鄭子產卒國人皆泣孔子聞之歎曰子產古之遺愛也孔子但歎之不泣也文云泣者增飾也隨武子趙文子並晉大夫也隨武子卒葬於九原之上而諸大夫卒者皆同葬於此原趙文子與叔譽游於九原文子曰死者可起吾誰與歸者叔譽曰陽處父乎文子曰我則與隨武子且武子利於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此則趙文子懷其餘風也言於彥回之德亦比二人故云見之也善曰左氏傳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毛詩曰人之云亡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我則隨武子乎利君不忘其身謀身不遺其友鄭玄曰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蔡邕郭林宗碑曰先生既沒魏志太祖曰孤到此州公諱淵字彥回河南陽翟人也微子以嘉其餘風也

至仁開基宋段以功高命氏

濟曰微子躬紂兄也有至仁之德武王既滅紂至成

王封微子於宋以為殷後也宋段宋共公子為褚師以功高因官命氏遂為褚氏也褚師掌市之官也善曰史記曰微子開者紂帝乙之首子紂之庶兄武王崩成王少武庚作亂成王命誅武庚乃命微子開代殷國于宋微子以故而仁賢及代武庚故殷餘民甚欣戴之

而愛焉左氏傳曰魯季武子如宋褚師段逆之杜預曰段共公子子石也褚師官也命氏已見上文爰逮兩漢儒

雅繼及

韓曰爰於逮及也前漢褚大通五經為博士後漢褚禧聰明智達亦為儒官繼及謂相繼不絕也善曰漢書曰褚

大通五經為博士謝承後漢書曰褚禧字叔齊陳留尉氏人博聞廣見聰明智達也魏晉以降奕世重

暉乃祖太傅元穆公

向曰晉褚裒為侍中衛將軍薨贈太傅謚曰元穆公魏之大巨無褚氏蓋

有者職位稍卑故史傳不載矣善曰魏代褚氏未聞晉中興書褚裒字季野侍中衛將軍薨贈太傅元穆侯德合當

時行比州壤

銑曰言其德行高比之州壤之間為最也善曰魏書曰陳寔德冠當時莊子曰行比一鄉深

識臧否不以毀譽形言

良曰臧善否惡也毀者以惡言談人譽者以善事說人言穆公則以

此事不見於言形見也善曰王命論曰淵然深識毛詩曰於予小子未知臧否論語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可譽者其有所試矣

毛詩序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

亮采王室每懷冲虛之道

濟曰亮信采事也冲虛謂虛懷

接士也善曰尚書曰亮采惠疇老子曰大滿若冲字林曰冲猶虛也

可謂婉而成章

善曰左氏傳君子曰春秋

而晦者矣

翰曰婉曲章明言屈曲行物而能明其政事有其明志而不自矜故云晦也善曰左氏傳君子曰春秋

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自茲厥後無替前規建官惟賢軒冕

相襲公稟川嶽之靈暉含珪璋而挺曜向曰川岳皆聖靈之

精也珪璋美玉也挺出曜光也善曰尚書曰建官惟賢管子曰先王制軒冕足以著貴賤劉歆移太常博士曰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川

嶽之靈已見上文禮記曰和順內凝英華外發銑曰凝止也

珪璋特達廣雅曰挺出也外謂言語形貌也善曰禮記曰和順積中而英華外發

神茂初學業隆弱冠良曰言公神氣是以仁經

義緯敦穆於闡善本作重親穆於闡庭之間也善曰

張吐白鳩頌曰經仁緯義王隱晉書曰記勝金聲玉振寥亮

之穆敦九族蔡邕何休碑曰孝友盡於閨庭善曰

於區宇善曰金玉聲喻名譽高也寥亮聲高貌區宇天下也

京賦曰區宇又寧孝敬淳深率由斯至盡歡朝夕人無間

言向曰言父子兄弟和穆盡歡人之讒言難以相間也善曰毛詩序曰成孝敬孝宏竹林名士傳曰山濤淳深慎嘿尚書曰率

由典常禮記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論逍遙乎文

語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善本作場字善曰馴泰美新

雅之囿翱翔乎禮樂之圃善曰逍遙乎文

樂之場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與春雲等潤銑曰徽美

既善必潤於物故比之春雲也善曰韻字弘深喜愠莫

見其際良曰韻字猶器量也愠怒也際涯畔也善曰晉中興

莫見心明通亮用善本有言必猶於已濟曰亮信也用人

其際善曰王命論曰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用已汪汪焉洋洋焉可謂澄之不清撓

之不濁翰曰汪汪洋洋洋水深大貌以比其德深廣撓攪也善

退往從黃憲累日方還或問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閎不宿而

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萬頃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不可量也袁

陽源才氣高奇綜覈胡精裁去聲向曰袁陽源時為吏

才器精麤體裁言將選公為駙馬以尚公主也善曰沈約宋書曰

袁淑字陽源少有風氣遷尚書吏部郎臧榮緒晉書曰呂安才氣高

奇又曰荀顗綜覈名實風俗澄一范曄後漢
書左朱零曰范滂精裁猶以利刃斷腐朽

朝覽善本作賞無昧善曰鵬冠子曰所謂命者靡不在君也君也者端神明者也神明者以人為本者也

班固成帝贊來既延譽於遐邇文亦定婚於皇家銑曰

帝定婚欲以公主妻公也善曰國語曰使張老選尚餘姚公

主拜駙馬都尉漢結叔高晉姻武子方斯蔑如

也良曰漢有韋叔高以明經為郡上計吏朝會數百人而叔高儀貌絕衆天子愛之以公主妻焉晉有王武子少知名有俊才武帝嫁以常山公主言二人方之猶公蔑如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

少有名世譽復尚公主三輔史錄曰平陵竇叔高以經術稱摯虞曰叔高名立以明經為郡上計吏朝會數百人叔高儀狀絕衆天子異其貌以公主妻之出朝同輩嘲笑為叔高時以自有妻不敢以聞方欲迎妻與決未發而詔叔高就第成婚王隱晉書曰王武子少知名有俊才尚武帝姊常山公主毛萇詩傳曰蔑無也

著作佐郎轉太子舍人濯纓登朝冠冕當世濟

濯纓洗濯其冠纓以清絜登朝而事天子冠冕在首者喻其以道德為世之首善曰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晉中興書庾冰

寵冠冕當世善曰陸具贍之範既著

子宮則為上入太子宮則為下也善曰陸具贍之範既著

機謝內史表曰宮成兩宮尚書曰所寶惟賢善曰陸具贍之範既著

台衡之望斯集善曰毛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春秋漢舍

同毛詩曰寶惟台衡左右商王出參太宰軍事入為太子

洗馬俄遷祕書丞贊道槐庭司文天閣銑曰贊佐

公位也謂為太宰參軍是為佐道也司主也言主文史之生於天祿

之閣也天祿書閣名謂祕書丞也善曰周禮曰面三槐三公位焉

晉令曰祕書郎掌三閣經三輔故善曰周禮曰面三槐三公位焉

事曰天祿閣在大殿北以藏祕書善曰周禮曰面三槐三公位焉

甚良曰言其風美之聲派布天下甚多也籍其言多也善曰韓

晉陽秋曰王夷甫樂廣俱宅心事外言風流者稱善曰韓

王樂為漢書曰陸賈遊漢庭公卿間名聲籍甚善曰韓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善曰韓

感行路傷情齊曰幾近也留感謂多感也善曰周易曰喪

過乎哀孝經曰毀不滅性說文雍門周說孟嘗

服闋除

善曰鄭立禮記注曰闕終也禮記曰王言如絲

翰曰中書侍郎掌知天子詔令宣
之於外言王言初出如絲之細宣

于時新安王

向也曰冠

蕃謂諸王也越將敷布邦國毗輔也國華謂英賢也書曰始平孝敬王子鸞字孝羽孝武帝第八子也初封新安王母殷

子鸞兼司徒通號撫軍將軍尚書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國語季又

以出爲司徒右長史轉尚

善曰韋昭漢書注曰金稱鉅聲類曰
銓所以稱物晉起居注曰太康四年

御煩以簡裴摺清通王戎簡要復存於

銑曰晉朝裴楷王戎並爲吏部郎清而能通簡而能要言二君美跡復存於此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裴楷字叔則河東人也

泰始之初入

爲侍中曾不移朔遷吏部尚書是時天步初夷

良曰太始宋明帝年號
也不移朔謂不經一月

也濟曰天步謂天下也夷平途道也元戎兵車也啓行戰也衣冠朝儀也緝理也善曰君子野末略曰壽寂之前刃少帝延相東王

升御坐位爲明帝又曰明皇帝年號泰始天步初夷謂弒少帝也裴子野宋略曰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作亂蕭子顯齊書曰建安王休

仁南討賊也鵲尾洲遣洲諸軍選將帥以下勲階毛詩曰天步艱難蔡邕劉寬碑曰統艾三軍以清王塗荅賓戲曰王塗無穠周失其馭

元戎啓行謂建安出征也毛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衣冠謂朝士也范曄後漢書崔譔奏記曰宋光衣冠子孫爾雅曰輯和也緝與輯

同
內替謀莫浮謨莫胡外康流品制勝旣遠涇渭斯

明翰曰贊助也謀謨謂謀議國事也康安也流品百姓百官也制勝既遠謂平天下亂也涇渭猶分別也言分別功勳厚薄於此

明也善曰東觀漢記卅祖策曰前將軍鄧禹與朕謀謨帷幄李重集曰爲選部尚書其箴曰銓管人流品彙青蜀系子兵去曰水因也

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孫綽子曰
或問雅俗曰涇渭殊流雅鄭異調
賞不失勞舉無失德

一

有勞必賞有功必舉也善曰左氏傳績簡帝心聲敷物聽

隨武子曰楚君舉不失德賞不失勞善曰崔駰武賦曰假皇事寧良曰謂兵戈

領太子右衛率固讓不拜尋領驍騎將軍以帷

幄之功膺庸祗之秩封雩都縣開國伯食邑五

百戶濟曰帷幄謂為謀策也膺當庸用祗敬秩序也言當用敬其

大功有此次序故封以雩都縣伯也善曰帷幄已見上不

尚書王曰惟乃文考庸庸祗祗畏顯民孔

安國曰用可用敬可敬漢書豫章郡雩都縣

既秉辭梁之介

又懷寢丘之志所受田邑不盈百井善曰楚

封魯陽文子於梁文子辭以國險恐子孫有貳也遂封魯陽孫叔敖

疾亟戒其子曰王將封我我已不受我死王必封汝汝必無受地利

將亡汝也可長久者有寢丘其地人皆以為惡故能長久也叔敖卒

王果欲封其子美地其子辭而不受乃封寢地久而不失也介謂孤

介之節也言褚公能秉懷此孤介之志屋三為井百井今之九百頃

也善曰國語曰惠王以梁子魯陽文子辭曰梁險而在遠懼子孫

之有貳者從目而得全其首領以歿懼子孫之以梁之臣之祀也乃

與魯陽賈逵曰惠王楚昭王子梁楚北洭魯陽文子楚平王之孫同

馬子期之子魯陽公列子曰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

吾不受也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吳楚之間有寢丘者此地

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之越人機之可長有惟此也孫叔敖死王果

以美地封其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周禮曰畝百為夫

夫三為屋屋三為井漢書曰井方十里久之重為侍中領右衛將軍盡規

獻替均山甫之庸緝熙王旅兼方叔之望向曰獻

其可行之理廢其不可為之事也均同也庸用也仲山甫周之賢巨

能補闕王事言褚公同仲山甫之功也緝熙光明也王旅天子之眾

也方叔亦賢臣也言光明天子之眾兼同方叔之美望也善曰國

語召康公曰天子聽政近目盡規又史照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

過而後賞善薦可而替不獻能而進賢毛詩曰哀職有闕維仲山甫

補之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又曰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又曰方

叔蒞止其車三千

丹陽京輔遠近攸則濟曰丹陽郡名京輔言近帝

右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左爵中都尉更名右

扶風是為三輔又百官表有京輔都尉毛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

鄭玄曰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效乃四方之中正也

吳興衿帶實惟股肱良曰吳興

都之南如人衣之衿帶也股肱謂手足言此郡要害如人之手足也

善曰李尤函谷關銘曰襟帶咽喉漢書曰季布為河東守上召布曰

善曰李尤函谷關銘曰襟帶咽喉漢書曰季布為河東守上召布曰

善曰李尤函谷關銘曰襟帶咽喉漢書曰季布為河東守上召布曰

善曰李尤函谷關銘曰襟帶咽喉漢書曰季布為河東守上召布曰

善曰李尤函谷關銘曰襟帶咽喉漢書曰季布為河東守上召布曰

善曰李尤函谷關銘曰襟帶咽喉漢書曰季布為河東守上召布曰

善曰李尤函谷關銘曰襟帶咽喉漢書曰季布為河東守上召布曰

善曰李尤函谷關銘曰襟帶咽喉漢書曰季布為河東守上召布曰

善曰李尤函谷關銘曰襟帶咽喉漢書曰季布為河東守上召布曰

河東吾股肱郡

頻作二守竝加蟬冕

濟曰頻作丹陽吳興二郡太守蟬冕侍中冕也

故時召曰耳言作任二郡皆入加侍中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尋選散騎常侍丹陽尹出為吳興太守常侍如故蔡邕獨斷曰侍中中常侍加貂附蟬

政以禮成民是以息

韓曰人皆得禮義之政安息無競也善曰左氏傳卻至之辭已見

明皇不豫儲后幼冲貽厥之寄允屬時望

向

文明皇宋明帝也不豫言有疾也貽厥謂後嗣也寄託允信屬任也言明帝有疾太子幼小而後嗣之託信在時望欲使公輔少帝故也

善曰沈約宋書曰太宗明皇帝諱彧又曰後廢帝昱字德鄰明帝長子也泰始七年立為皇太子太宗崩太子即位尚書曰武王有疾弗豫謝承後漢書曰孝靈帝崩皇太子即位徵為吏部尚書領

主上幼冲毛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衛尉固讓不拜改授尚書右僕射端流平衡外

寬內直

銑曰理有不正者端其條派事有不平者施以權衡權衡秤也言於事平如秤稱焉外謂言詞威儀內謂心慮也

善曰賈子曰視有四則朝廷之視端流平弘二八之高暮宣

由庚而垂詠

良曰二八謂舜舉八元八凱也暮議也由庚詩篇名也言萬物皆由其道而得其性也善曰二八

八元八愷也毛詩序曰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太宗即世

濟曰太宗即明帝也即世崩也

遺命以

公為散騎常侍中書令護軍將軍送往事居忠

貞允亮秉國之均四方是維

翰曰往謂明帝也居謂少主也允合亮信也秉執均

政維繫也善曰左氏傳荀息謂晉獻公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偶俱無猜貞也又曰毛詩小雅文也百官象

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

向曰象物體也善曰左氏傳曰隨武子曰為教為太宰百官象物

而動軍政不戒而備公之登太階而尹天下君子以為美談

亦猶孟軻致欣於樂政牟職悅賞於士伯者也

銑曰太階星三公位也尹正也言公為政於天下而君子美之亦如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軻喜而不寢言其好善而進賢也晉侯賞士

伯瓜衍之縣羊舌職悅之以為當也善曰孔融張儉碑曰惜乎不登太階以尹天下致皇代於隆熙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孟軻曰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喜而不寐公孫丑曰奚喜曰其為人

也好善劉熙曰樂正姓也子通稱也名刻左氏傳曰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

縣羊舌職悅之以為當也丁所生母憂謝職毀疾之

重因心則至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淵遭廢母郭氏喪葬畢朝起為中軍將軍本官如故毛詩曰因心則友

議以有為

去平

之魯侯垂式存公忘私方進

明佳

良曰魚晨伯禽遭喪有徐戎作難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此蓋有所為為之也式法也漢丞相翟方進遭喪既葬三十六

日除服起視事憂國家也准法也朝臣之議欲使褚公從此准法也善曰禮記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避也禮與孔子曰吾聞諸老明曰昔有魯伯禽有為為之今以三年之喪從利者吾弗知也漢書曰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人也為丞相及母既終葬三十三日除服起視事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也爰降詔書敦還攝任固請移

歲表奏相望事不我與屈已引化

濟曰敦勸之事不我與謂固辭不免也屈

已謂屈禮也引化謂引天子之化也善曰沈約宋書曰褚淵以母憂去職詔攝本任爾雅曰敦勉也嵇康幽憤詩曰時不我與荀悅申鑒曰聖王屈已以申天下之樂尚書曰三孤三公引化屬值三季在辰戚藩

內侮

善曰三季謂夏殷周之末世也辰時也言少帝之世禍亂如三季王之亡也宜哉韋昭曰三季桀紂幽王也潘元茂九錫文曰稱兵內侮

桂陽失圖窺窬神

器

向曰桂陽王文帝子也圖謀也窺窬謂欲有篡逆之心也神器帝位也善曰沈約宋書曰桂陽王休範文帝子也封為桂陽

王後為江州刺史及太宗晏駕王幼時屯遂舉兵反休範已至新林朝廷震動平南將軍齊王出次新亭中軍將軍褚淵入衛殿省休範自於新林步上越騎校尉張苟兒直前斬休範首持還休範自新林分遣同黨杜墨蠡等直入朱雀門休範雖死不相知聞墨蠡至杜姥宅宮省怖擾於是城內分遣諸軍東西奮擊諸賊一時奔散斬墨蠡等劉琨勸進表曰狄寇窺窬左氏傳師服曰民服其上下無覲覲杜預曰下不與望上

鼓棹則滄波振蕩建旗則日月蔽

鼓棹則滄波振蕩建旗則日月蔽

京師而雷動

良曰分派曰風翔言行疾如飛也雷動言威猛也善曰典引曰仁風翔于海表曹植任城

王誅曰矯矯元戎雷動鳴控絃於宗稷流鋒鏃於象魏

雲徂楚辭曰雷動電發濟曰鳴控絃謂用弓也宗稷謂宗廟社稷也鋒劍戟之屬也鏃矢也象魏天子闕也言賊徒至宗廟社稷闕下也善曰班固漢書李廣述曰控弦貫石威動北鄰宗社也蔡邕獨斷曰天子立宗社曰泰社稷宗社之稷周禮曰太宰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五等論曰鋒鏃派

乎終關雖英宰臨戎元渠時殄而餘黨寔繁宮廟憂

偏善本作逼字 翰曰英宰謂褚公也戎兵也元渠謂惡逆之首也殄滅也言雖惡首已滅而餘黨尚多在於帝城攻劫宮廟猶有憂懼偏迫也善曰英宰謂齊王也元渠謂休範也晉中興書穆帝詔曰實賴英宰淵謀尚書曰殲厥渠魁餘黨謂杜墨蝨也

乃揔能罷之士率善本無不貳心之臣勑力盡規

克寧禍亂向曰熊羆言猛烈也克能也寧安也 善曰尚書曰先君文武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國語曰勑力也盡規已見上文康國祚於綴旒拯王維於已墜

由太祖之威風抑亦仁公之翼佐銑曰太祖高皇帝裕也仁公即褚公也翼輔也 善可謂德刑詳禮義信戰之器也銑曰詳有賞德有刑罪必審而後行禮義為人所信此可謂戰之器用必勝之道也 善曰左氏傳曰楚子救鄭軍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禮義信戰之器也杜預曰器猶用也以靜難之功進爵為侯兼

授尚書令中軍將軍給班劍二十人功成弗有

固秉撝挹良曰班劍謂執劍而從行者也弗有謂不受此賜而堅固其志以執撝謙退讓之道也秉執撝讓也 善曰老子曰功成而弗居周易曰無不利撝謙韓詩外傳曰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管起居注安帝詔曰灑落成勳固秉謙挹

授侍中中書監護軍如故又以居母艱去官濟

此褚公嫡母吳郡公主也 善曰蕭子顯雖事緣義感而情

均天屬翰曰義感謂非所生也天屬猶天性也 善曰莊子桑雩

赤子而趣何與林固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者也司馬彪曰假國名也屬連也 顏丁之合禮二連之

善喪亦曷以踰向曰魚人顏丁居喪合禮又有大連少連善居喪制三日不怠三月不懈也曷何也踰過也 善曰禮記曰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

望焉如有從而弗及鄭玄曰顏丁魯人也居喪合禮禮記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

天厭宋德水運告謝嗣主景怠於

天位彊臣憑陵於荆楚銑曰天厭宋德言大亂也宋水德王故云水運謝盡也言水運告盡

天位彊臣憑陵於荆楚

天位彊臣憑陵於荆楚

天位彊臣憑陵於荆楚

天位彊臣憑陵於荆楚

天位彊臣憑陵於荆楚

天位彊臣憑陵於荆楚

天位彊臣憑陵於荆楚

天位彊臣憑陵於荆楚

天位彊臣憑陵於荆楚

者謂宋祚盡疆臣逆亂之臣也憑陵勇暴貌也荆楚謂荆州刺史沈攸之起兵反也楚荆州也善曰左氏傳鄭伯曰天而既厭周德矣水運宋也射雉賦曰青陽告謝王逸楚詞注曰謝去也沈約宋書曰後廢帝明帝長子諱昱即位為亂尚書曰商王受荒怠弗敬又伊尹曰天位艱哉沈約宋書曰荆州刺史沈攸之便有廢昏繼統之異志左氏傳鄭王子伯駢曰今楚憑陵我城郭

功戡善本作

亂寧民之德

良曰廢昏廢少帝也繼統謂立順帝也戡勝寧安也善曰廢昏謂

廢帝為蒼梧王也繼統謂立順帝也蕭子顯齊書曰蒼梧暴虐稍甚及廢羣公集議袁粲劉秉既不受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事授太祖太祖曰相與不肖我安得辭事乃定順帝立徽太常曰繼統揚業墨子曰夏桀時天乃命湯於鑪宮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子必使汝大戡之崔是正論曰公實仰贊宏規參聞神筭濟曰贊佐宏大規模筭計也言有神祕之計策雖無受服慎也善曰潘岳賈元誅曰使夫疑廟定於神筭

出車之庸亦有甘寢秉羽之績

翰曰左傳云國之大

膳我有受服服祭肉也言天子遣將必賜其胙肉也言其雖無此受服之功亦有甘寢秉羽之功楚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也羽舞羽也言其但安寢以脩禮樂而有折衝千里之勝善曰左氏傳劉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服毛詩曰我出我車

于彼牧矣莊子仲尼謂楚王曰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慎子注曰甘寢安寢也

乃作司空山川

攸序兼授衛將

善本無

軍戎政輯

集

睦向曰司空以

人也攸所也言其有所次序也戎政軍陣之法也輯集也睦和也善曰禮記曰司空執度地居民於山川沮澤也牽秀皇甫陶碑曰帝命既允戎政以閑左氏傳隨武子曰楚卒乘輯睦事不奸矣既而齊德龍興順皇高禪向曰齊太祖蕭道成受宋禪即皇帝位順皇宋順帝禪讓位與齊也善曰沈約宋書曰順帝諱淮字仲謨明帝第三子廢帝殞奉迎入居朝堂即位後四年禪位于齊帝遜位于東邸孔安國尚書序曰漢室龍興深達先天之運匡

贊奉時之業

良曰易云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匡正贊

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弼諧允正微猷弘遠

濟曰弼輔諧和允信微美猷道弘大也善曰尚書

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毛

樹之風聲著之話

怪胡言翰曰話

也善曰左氏傳君子曰古之王

亦猶稷契之臣虞夏荀

裴之奉魏晉

向曰稷契二臣名佐舜禹以致和平之化也魏臣荀攸為尚書令晉臣裴秀為左光祿大夫並有大

功於國善曰魏志曰太祖封荀攸亭侯轉為中軍師魏國初建為尚書令臧榮緒晉書曰裴秀字秀彥河東人也常道鄉公立與議定策遷尚書僕射及世祖受禪進左光祿大夫**自非坦懷至公永監崇替**銑曰坦

光輔五君寅亮土代者哉銑曰五君謂宋文帝明帝順

也二代謂齊宋也善曰左氏傳曰楚屈建語康王晉范會之德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王也五君宋文明順齊高武然此武猶未立蓋終言之**大啓南康爰登中鉉時**

膺土宇固辭邦教良曰齊建元中改封南康郡公進位司徒故云大啓南康中鉉則司徒之位也膺受

也時受土宇謂封南康公也固辭邦教謂再讓司徒也司徒掌邦教故云固辭邦教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建元元年進位司徒侍中

中書監如故改封南康郡公邑三千戶固讓司徒毛詩曰大啓爾宇毛萇曰宇居也東京賦曰廣啓土宇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

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也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今之尚書令古之冢宰雖**

秩輕於衮司而任隆於百辟濟曰此又加授尚書令也周官冢宰掌邦教之理也

則與今尚書令同也雖品序輕於三公而任已威於百官也秩序衮司三公也百辟百官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淵尋加尚書令本

官如故周禮曰乃立天官冢宰而掌邦治鄭玄曰爾雅**暨遂冲**

旨改授朝端翰曰冲深旨意也言受尚書令暨遂天子深意旋

居注曰帝詔曰若不少順冲旨降損盛制晉中興書謝石上疏曰尸素朝端忽焉五載**邇無異言遠無**

異望向曰愜衆心故也善曰劉琨勸進表曰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帝嘉茂庸重申前**

冊銑曰嘉善茂盛庸功也重申前冊謂復將授司徒**執五禮**

以正民簡八刑而罕用良曰五禮吉凶賓軍嘉也八刑一

不姻之刑四曰不悌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

之刑八曰亂人之刑罕希也言希用者寬而中也善曰周禮曰掌

邦禮以佐王和邦國鄭玄曰禮謂典禮五**故能騁績康衢延**

慈哲后義在資敬情同布衣出陪鑾躅入奉帷

殿濟曰績功也康衢道路也延招哲智后君資用也能騁功於道

以選五十六卷

卷二

則陪帝車入則奉帷殿也鑾天子法駕也躅跡也 善曰登樓賦曰
假高衢而騁力鄧耽郊祀賦曰伊皇母以延慈孝經曰資於事父以
事君而敬同晉中興書庾亮 仰南風之高詠餐東野之

祕寶 翰曰舜彈五絃琴以韻南風之詩言其仰奉明君如仰舜德
故也餐猶美也顧命云天球河圖在東序此寶器帝王之美

瑞故致在東序美聖明之時故託美此寶野當為序此云野者當書
寫之誤也 善曰家語曰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王隱晉書庾

峻曰知是如疎廣在列位而居東野東野未詳一日雖書零准聽曰
顧命云天球河圖在東序天球寶器也河圖今紀圖帝王終始存亡

之期典引曰御東序之祕寶然野當為 雅議於聽政之晨披
拊古序字也以是圖緯故曰餐餐美也

文於宴私之夕 向曰雅正也披文謂與天子作文章宴私謂
去君臣之禮 善曰禮記曰君日出視朝退

適路寢聽政王廙思逸民賦曰左披文以誦話 參以酒德間以

琴心 銑曰參雜也 善曰劉劭有酒德 暖有餘暉遙然留

想 良曰暖光也餘暉夫子恩光及之遙遠也留想謂遠想安危之
理君臣相戒也 善曰暖溫貌莊子曰暖然似春遙然流想所

慮者 君垂冬日之溫臣盡秋霜之戒 良曰冬日之溫謂
深也 君恩及之桑和而

愛也秋霜蒙寵彌加畏懼如對秋霜凜然也 善曰言君垂恩有如
冬日而臣戒懼常若秋霜鄧析子曰為君者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
荀悅申鑒曰 肅肅焉穆穆焉於是見君親之同致

知在三之如一 濟曰肅肅敬也穆穆美也言臣敬其君君美
其臣也於是見其人事君事親愛敬同如

謂親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食不生非教不成雖在三如一也 善
曰爾雅曰穆穆肅肅敬也國語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欒共子曰苟無

死吾以見之令子為上卿辭曰成聞之人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
師教之君食之非食不長非教不智生之族也故一事之惟其所在

則致 太袒外假綢繆遺寄 翰曰外假天子崩也避言其死故
死矣 太袒外假綢繆遺寄 言外假若升仙而遠遊者也綢繆

密意也遺寄謂託公後事以輔帝室也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大
祖崩遺詔以淵錄尚書事禮記曰天子崩告喪曰天王登遐西征賦

曰武皇忽 以侍中司徒錄尚書 善本作 稟王凡之顧

奉綴衣之禮 向曰周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將顧託後事王馮
出帳帳于廷也亦奉此禮以輔少帝也稟受也 善曰尚書顧 擇

命曰皇后馮王几道揚末命又曰出綴衣於庭越翼日王崩 擇
皇齊之令典致聲化於雍熙 銑曰皇大雍和熙寧也

善曰左氏傳隨武子曰為

教為大宰擇楚國之令典東京賦曰上下共其雍熙內平外成實昭舊職善曰左氏傳太史克

曰舜舉八元布五教于四方內平外成又展禽曰桓公糾合諸侯實昭舊職增給班劍三十人良

內執權衡以平外則奉成其政實所謂不曠其官昭明舊物有其職也善曰晉公卿禮秩曰諸公給虎賁二十人持劍焉

容徽章斯允位尊而禮卑居高而思降濟曰徽美章明也言其能

簡行禮物皆有容故美道明德於此信矣又位尊志滿而能卑禮於人居高慮危心思退下謂欵告病而歸也善曰左氏傳膳夫屠利

日事有其物物有其容禮記曰殊徽號鄭玄曰徽旌旗之名也又曰以為旗章以別貴賤鄭玄曰章識也自夏徂秋

以疾陳退朝廷重違謙光之旨用申超世之尚

翰曰陳請也言疾病請退歸也朝廷謂天子也重難也言意也言公請退位而天子難違謙光之意故用申超世高尚之事遂其所請也

善曰周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晉起居注安帝語曰今權順所請以申超世之美也改授司空領驃

騎大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淵寢疾上相星連有變淵憂之表遜位乃改

授司空領驃騎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景命不永大漸彌留

銑曰景大永長也大漸彌留謂病甚也善曰祭豈楊公諫曰功化洽景命有傾尚書曰降年有永有不永又曰疾大漸惟幾病曰臻

既彌留建元四年八月二十一日薨于私第春秋四

十有八昔柳莊疾棘衛君當祭而輟祀善本作晏

嬰既往齊疾超車善本作齊君趨車而行哭良曰棘盛也衛有

公當祭於廟聞之輟祭而視之齊有晏嬰死齊侯外游而聞之下車行哭也善曰禮記曰備有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

必告也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臣有柳莊也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殯之晏子曰齊景公遂於菑晏子死

公繫駒而馳自以為遲下車而趨知不如車之駛則又乘之比至國四下而趨至則伏尸而哭曰百姓誰復告我惡邪韓詩外傳曰趨車馳

馬公之云亡聖朝震悼於上群臣善本作恇慟

於下豈惟哀纏一國痛深一主而已哉濟曰聖朝天

羣后謂百官諸侯也恇慟也言褚公亡天子驚悼於上百官及天下諸侯皆恐動於下豈如柳莊晏嬰哀纏一國痛深一主而已哉善

日鄭玄禮記注曰恇慟也言萬國同戚豈如柳莊晏嬰事止一朝國一主而已哉李蕭遠運命論曰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追



贈太宰侍中錄尚書如故給節羽葆鼓吹增班

善本無劍為六十人謚曰文簡禮也翰曰節信也貴目

增字以鳥毛為幢隨柩之儀飾也班劍木劍夫乘德而處方物不

能害其身善本作貞字向曰乘據也言人據守其德以處於善曰莊子曰夫乘

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訾浮遊乎萬物虛已以游當世

之租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善曰莊子曰方舟而濟於

不能擾其度銑曰虛已謂自下其身而游於世當世之人何能

河有虛舟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均貴賤於條風忘榮

辱於彼我然後可以善本無兼善天下聊以卒

歲良曰條風東北風也淮南子云貴賤之於身也猶條風時過言

也卒終也善曰淮南子曰夫貴賤之於身也猶條風之時麗也毀

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何也孫叔敖曰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

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其在我邪亡乎彼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孟子

曰古之人窮故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者也家語孔子歌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經始圖終式免祇

悔誰云克備公實有焉濟曰經理圖謀或用祇大克能也

者誰云能備此事褚公實有之善曰潘岳家風

詩曰經始復圖終葺宇營丘園周易曰無祇悔

子惠霜庶類言象所未刑善本作述詠所不盡

庶衆也公之美德言而狀之者非所能見也述而詠之者非所能盡

也善曰國語曰夏禹能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謝慶緒答郗敬

書曰至理深玄故吏某甲等感逝川之無捨哀清暉

之眇默銑曰感流川日夜不捨示如人命一晷不生也清暉儀形

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傳咸贈何劭王濟詩曰二餐輿誦於丘

里瞻雅詠於京國良曰餐聽也輿誦謂輿臺賤者之言也丘

誦之子產若死其誰嗣之雅詠謂韻其德音之聲也善

思衛鼎日左氏傳曰子產為政與人誦之曰子產若死其誰嗣之

之垂文想晉鐘之遺則濟曰衛大夫孔悝有大功銘之於

鼎垂文則銘之字也晉大夫魏顆

死銘功於景鐘則法也 善曰禮記衛孔悝鼎銘曰公曰叔舅予與汝銘若纂乃考服國語晉悼公曰昔克路之役余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上杜回其勲銘于景鍾韋昭曰景鍾景公鍾也 方高山而仰止刊立

石以表德 善曰言故吏仰公之德比之高山而仰之刊刻也立者石之色也表見也 善曰毛詩曰高山仰止禴衡

顏子碑曰乃刊其辭曰 玄石而旌之

辰精感運昂靈發祥 向曰辰星主水也感運謂齊水德也蕭何稟昂星而生齊帝則蕭何後也

先言齊帝者欲明君臣相合之義 善曰爾雅曰大辰房心尾也王逸楚辭注曰辰星房星也春秋元命苞曰殷紂之時五星聚房者蒼神之精同據而興齊水德故曰辰精春秋佐助期曰元首惟明

股肱惟良 善曰元首君也股肱即諸公也良善也 善曰言君

尚書大傳曰元首明股肱良 良哉元首君也股肱臣也

天監 善曰從金璿曜踵武前王 善曰言君

王言齊能監七政之道繼跡前代之王也 善曰言君能鑒照璿璣七曜之道踵武前王而受禪也毛詩曰天監在下有命既集尚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璿與璿同七政七曜楚辭曰及前王之踵武

欽若元輔體微知章 齊曰欽敬若順也元輔即諸公也言其體幾微之事以見其明也章明也

善曰言臣能敬順元輔大臣之義體微知章而匡贊之也尚書曰欽若昊天班固涿邪山文曰眺眺將軍大漢元輔周易曰君子知微知

章 永言必孝因心則友 善曰孝友之道因心而生不在於

思惟則因心則 善曰孝友之道因心而生不在於 善曰言君

無私此仁之情也 善曰言其道德深

觀海齊量登嶽均厚 善曰言其道德深

均其器量厚德也 善曰班彪覽海賦曰觀滄海於茫茫海賦曰爾其大量也莊子曰淵淵乎其若海也郭象曰容恣無量也法言曰登

東岳而知衆山之列也莊子老聃曰至人若地之自厚家語齊大

夫子與適曾見孔子曰於今而後知泰山之為高海淵之為大

五 臣兼 善本作 六八元斯九 善曰周有五賢臣兼諸公此為六

為九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武王之佐五人高誘曰周公旦召公奭

太公望畢公高蘇公忿生也潘岳魯武公詩曰昂昂公侯實天誕育

八元斯九 內暮帷幄外曜台階 善曰暮籌策也台階星名

五呂茲六 善曰言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夫之三階也上階為

5
30
44

五ノノノノノ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